

說艱難非五年之後不可或渠委曲見從其說秘允未易可料切
望新自衣裏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計之無落被姦天下幸甚既而
度聞烏凌噶思謀已至近境又奏曰臣聞前此敵中遣使人率皆
傲慢無禮必多受金幣方少恭順如此人到恐徇前轍望陛下先
遣人諭旨以朕見在諒陰間使人即至悲恻哽噎殆不能堪以此
為辭不須遽今朝見思有商量事且令趙鼎等處商量如此則少
破其姦謀又得徐觀趨向我乃為得體在彼須少挫折爾事與
大臣議之無所不可惟是王倫深為不然彼欲朝廷曲從金人以
成一己之私此不達大體前日稱有廢豫之功如此一事至易可
見尚敢誕謾其餘何所不至望聖鑒聖察 直祕閣奉迎祥宮

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 從戎郎劉鋒自偽地結官兵百餘人
來歸紹遣一官 庚子詔故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虔州張常持
典遺表恩澤一名常至邠未踰歲而卒州人言常乘孫佑之後諸
盜因十降等相繼來身自歸前後守臣實所不及故俊郵之 辛
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
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
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
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
決不能解侵伐之兵金強我弱國勢殊絕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
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又曰我今未有以勝



金初非憚我金一執劉豫而自有中原乃違王倫回揚言諱和且
有復中原還闕聖歸梓宮之說此政所謂無方之禮無功之責禍
之先也臣揣敵情若非欲襲我則恐我乘其未定耳是皆欺我之
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闕聖之歸不歸一
言可決遠廷往復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人誕謾臣恐不足以諱
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梓宮歸闕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
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不得設或得之不過
如童貫賈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而失之爾自古豈
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必兵強而後戰可勝戰勝
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闕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劬忼闕政嚴

設邊備可也 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遊說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
自復梓宮無故自還闕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
為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為陛下謀
之物之可者與之其無厭之求不可與也禮之可者從之其非禮
之辱不可從也夫強國之欲無厭而弱國之物有限不稍執綱紀
而一切畏懦順從亡之道也臣竊謂金使之來朝廷當以大義正
色裁之而嚴兵以待之書詞之慢姑委曲謝之使人之信可勿見
也又曰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
君之去來係於勝負而家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惟利
是視太后在彼金初無損益陛下若刻意圖之或有可歸之理然



亦循國勢稍振兵力稍強乃可望爾齊弱固強而宇文護之母遂歸况陛下尚有太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士瑰來奏事上台見後十日進士瑰官職各一名遣還 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令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育等共二百九十五人參定為五等賙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已下出身至助教公度莆田人育仁壽人也 癸酉宰相趙鼎等上諸班直親從親事官轉自勅令格 是日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言宴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預疆場患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渝海上之盟至于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今也不知宴安酖毒之戒將信其愚美臣不知其可也今具誠偽以陛下之聖固難逃於臨照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讎其將何以為心又將何以為容亦將何以為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兢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只今趙鼎而下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為宜臣恭依詔旨見今兼程前去奏事誠恐巨萬一未到之日金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見之故布腹心伏惟聖慈採聽天下幸甚又曰言金使入境經



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教接待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
供帳至打造金殿輕侮肆志畧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
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
己其間雖或出或入而有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
者曰和而已視其既以是謀矣母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凌闕初
以和議為解豎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為解二聖播邊中原板蕩十
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徧血人于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
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
為可信不可信乎劉豫雖云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金人
處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願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

者以此說為誨和之說仍遣使高所以致我者昭昭然無疑矣臣蒙
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為陛下陳其三策
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
不致於人是也金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奪
矣其取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讐堅謝使人勿相
與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
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滿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
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度慮不出此倘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會
則臣於茲事或可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言為濶誕不切於事則
臣之智思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臣大將議論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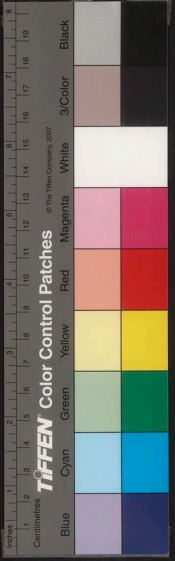
云若夫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於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為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石武大夫閬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南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七鎮江府初王度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七廬州命申護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立為聲援徙錡七鎮江為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後覺之謂行府錢糧官石通直即新監行在權貨務劉時曰御人能為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

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 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

為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後不悅時泰

州人也 此以張成熙記唱付但或稱大理寺丞劉時則小誤時今已前亦該按日應載此日所降指揮云劉錡仗取宗顏廬州交割職事託商來鎮江府駐劄別非歲五月初在淮上所遣可知今互附本日底 丙子上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噶思謀說不孤拾

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革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元後由汝革卒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詢群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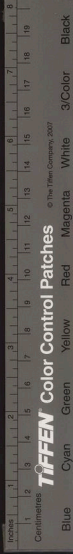
往往峻拒之或至哀怒趙鼎因請聞密啓上曰陛下典金人有不
共戴天之讐今乃屈體詣和誠非美事朕陛下不憚為之者以
為祥宮及母兄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
深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誨和誠非美事以祥宮及母兄之故不得
已為之誠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深信但得祥宮及母兄今日還闕
明日渝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誨和也群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
相亮上以為然群議遂息趙鼎語以鼎事寬得入殿王庶奏疏所稱趙鼎首罪而端帝是指此等語也惜哉
詔今後除六曹尚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子俸賜如
正侍郎滿二年取旨左奉議即馮時行特轉一官時行知丹陵
縣以楊晨庸得召對時行見上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

僞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祥宮在陛
下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為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後計既心
然後幸其醜類送死未遑陛下可否遂始其憤深之為備臣切見
以前備禦尚為疎闊自建康以屬海道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
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
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准為屏障
然東南形勝實在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寬欲兼備江池襄陽有警
北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束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荆襄而敵騎近
在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而遂涉江漢萬一舉師向江池連綴
岳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捨梁洋而下



岳飛不能捨江池而上敵騎盤泊荆南可以控據上流震驚吳會
或徑趨潭島橫涉旣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
踈矣臣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荆襄倉卒有
警荆襄事力足當一面而岳飛得專力於江池之間若兵有統不
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竑無事預思方畧上諭以為親屈己之
意時行引漢祖故事言之上慘然曰杯羹之語朕不忍聞因頻軍
震而起乃命進秩擢時行知萬州時行除即在八丁丑全國人
使福州管内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凌噶
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時都尉石慶克入見思謀初至行在上
命典率執議事于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

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容體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
官之禮鼎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思謀所以來
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曰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
諱日尚不得聞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
所與時執政聚廳惟王庶不之顧鼎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
思謀氣稍奪將對鼎奏曰金使入見懇語及拜官事望少抑聖情
不須衣慟上問何故鼎曰使人之來非為予祭恐不須如此及見
鼎與諸大臣泊官軍楊沂中解潛皆立行殿上問門引思謀等陞
殿上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后及淵聖
聖體安否因哽咽舉袖拭淚左右皆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



欽定四庫全書

魏

以上報但望和議早成上又諭曰記舊人必能記工皇切望留意
 思謀退遣倫就驛燕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思謀引見禮甚恬上
 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上曰俟朝庭謀和何思
 謀請上自火上令思謀退館以俟按此所云與日歷不同今從日
 歷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
 尹焞代為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七夕奏至上連旦不寐 戊寅
 輔臣奏事上慘然曰楊時既死胡安國典表又亡同學之人今
 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深可以繼表上指奏請曰
 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賤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
 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疋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
 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事 朱熹非秀水問居錄云先是帝諱
 列大中朱震首可遷執政宰相趙

以諱守建康會帝嘗試利故事以哀知貢舉例領院大中通作
 參知政事震聞之即病獨告出院不復供口職累章求去詔請鼎
 與大中初章求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廟獨可顯先是鼎初相
 以其姻家范仲興震同兼資善堂為鼎求結近聞鼎罷仲興去鼎
 如故及其復相震自以為於鼎有功竟國報政至是大失望起病
 刺背月餘危殆猶作詩詆鼎遣人傳示遂不起一詔政死二從臣
 可鼎四月壬午方知貢舉賜非實誤又所云文結近聞等事疑出
 於益簿今不取上命國公奠震及向子諲治喪比書不見惟子
 鍾奏疏及張凡成家傳及之例外與震家恩澤在八月己未 秘

書有正字孫道夫為校書郎道夫入館踰再歲至是始遷之 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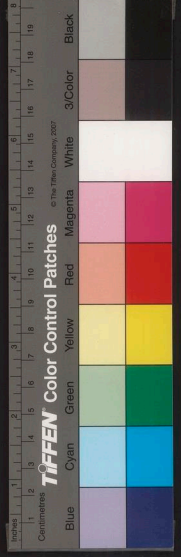
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允武有贓因言戶部郎官錢觀

復除即不當上曰即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造

膝具言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

同之眷已衰矣 錢觀復除即不當按秘書省題名錢觀復八年三

錢觀復除即不當按秘書省題名錢觀復八年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

五

月除秘書印五月遷戶部員外郎此云觀復自新知蕪州除即恩
誤日歷八年五月癸丑李元武差知蕪州特張且年滿闕六月己
卯御史巫常同奏李元武差知蕪州指揮更
不能行恐此自是二李史須求把書考之 辛巳詔吏部審量崇

觀以采濫賚比類名色九項依去年九月辛酉詔旨施行用本部
請也此以王次翁劄子
修入日歷無之起居郎樓始起居舍人勾龍如淵並試中

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呂本中兼權直學士院時將遣金使禮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雷開常國書乃言遲暮廢學志力俱衰凡

有撰述勅繫國體乞免兼權直職事上欲用勾龍如淵趙鼎力薦
本中乃有是命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未臣試高書兵部侍郎

兼資善堂翊贊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勾壽試給事中是日戶部
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具言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

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
國遣使當審度情寔報聘不可墮敵計中宜飭邊臣嚴密又奏朱

震之亡陛下令建國公往奠師道久廢今陛下崇儒尚德如此寔
可以風化天下上因諭以袁典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

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又震薦尹焞為安國請謚等事子諲反覆
良久良貴不問其餘語怒甚往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

言久勞聖聽上語未竟子諲不為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馬上驚而
怒欲抵良貴罪甲中子諲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此據
月龍

如闕送朝錄 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曼詞眾以為直不可
未見事既 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曼詞眾以為直不可

罪之願許子諲補外上詰問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



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
成爲上言臣比聞良貴是此子諶甚懼固就問之良貴曰日昨署
甚于諶久對而朝晤未進良貴懷學聖躬遽前比之不覺聲之厲
也上曰良貴用心乃爾又曰二人得無不相能否几成曰良貴嘗
爲臣言于諶佳士子諶亦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也以此
知二人和無不相得者上曰常同嘗薦子諶今及論之几成曰常
同亦嘗薦臣同之事臣不嘗言然前日之薦以子諶之才可薦也
今日之事乃國體也上意稍解几成因曰近朱震元陛下命國公
往奠又命子諶治具喪尊師重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
諶者以其能吞脊於善類也今以子諶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

所以愛子諶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卒俱罷

秀水開居錄云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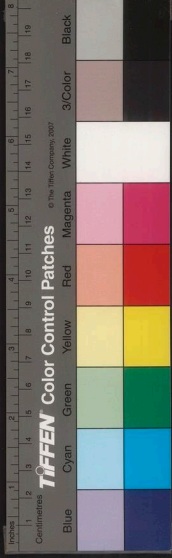
諶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順事貢獻一日對甚久諶說玩之物云云不己諶良貴不能平此子諶是良貴罷與外司中丞常同言良貴忠直不墜去前此同于上薦子諶蓋觀諶北司也至是上責其忠反按子諶多爲善類所與此云交結北司未詳趙姓是遺史曰先是春檜向于諶北司請典金人議和魏紅常同慮其罪大誦善備之潘良貴請戰上命符從官共議于諶執講和之說良貴必勸子諶也固顧問同同及以諶和爲非而上知同爲子諶辟上旨張几成行述云向子諶姓對云云翌日公侍金華同奏其事按几成今年八月而宣方兼經從今削去四字或移附八月亦可

是月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辛炳卒 是夏金左監軍薩里干

白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

女爲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貸緡編于諸路歲久不能償會

改元詔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改違赦復下此令百姓怨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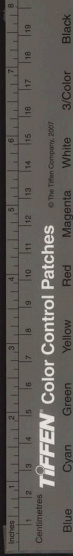


殺債主哺聚山谷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 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
假端明殿學士為奉迎祥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為金部尚書員外
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
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寔則嚴兵被險以守又曰自古能
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
賚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
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樞密院計議官陳康伯
充本院編修官 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為右丞務郎嗣光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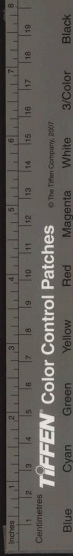


殺債主哺聚山谷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 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
假端明殿學士為奉迎祥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為金部尚書員外
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
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寬則嚴兵被險以守又曰自古能
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
賚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
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樞密院計議官陳康伯
充本院編修官 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為右丞務郎嗣光後



丙戌直顯謨閣知台州秋自求行太府少卿尚書左司員外郎

薛徽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閻邴昕程

克俊並守左司員外郎范同司勳員外郎陳豪並守右司員外郎

丁亥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閻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

使充奉使大金國奉迎祥宮副使代陳括也先是王倫請括自副

括見輔臣言國家多事臣子不敢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括願為

之副如欲令括副王倫之行則不敢奉命也於是以公佐代行仍

糾括監浙東州酒稅此以括與王倫行入括送印與監當在八月

入館見思謀固叙海上相見之好且岳指舉諸帥小字詞其安否

思謀皆舉其封誥之號以言之同舉踏不安時復欲以馬奉使思

謀懼其小也乃贈曰馬某爾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邊信不遺姑附此當考戊子樞密

副使王庶留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再詢訪得

烏凌葛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

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齏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

寬令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

癡口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覩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

愛惜耶臣又竊聽其語詭秘諂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

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

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

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

亡略盡又敵人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干



戈今若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如金人未有動作捐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靈耗財賦急墮兵將歲月易失凶豈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祐臣下無所不可金走道途號奉使者朝在沉途暮陞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竊美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為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聽乞賜誅責臣不勝頓首

是此劄子也

後數日庶又言伏思天家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功宗

日歷七月戊子王庶苗身奏事當即

德重熙累洽雖漢唐未易可擬偶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倭萬機委政宰輔姦人弄權橫生邊事強敵困之度劉雨河板蕩中原凶焰酷烈痛不忍聞宗社幾致中絕賴天道好還人心思漢戎馬之

間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翹然改圖以謂喪君有君恃此不思殆天意也爾後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百端終無所倚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至矣今雖能復西河取葦洛定山東舉關右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自衛萬全計也何若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廟之祕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泐忍姑從謬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非特逆天其所以辜人望者未可以一二數也伏願陛下反覆前後鑒觀天人勉思良圖以冀善後天下之福也社稷之福也陛下之福也庶人言金人之謀不過有一二一則為我一則為己捨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為己者不過爭彼內訌外叛互相猜貳擁兵角立莫



敢先勤故預設此謀以待平定徐為後圖此為已之計也所謂為
我者必以為金幣以足不須多積土地以廣不須多占又陛下事
之至謹心懷仁怒慙之至切哀憫悔禍欲立盟好永為鄰壤此為
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之若為已謀臣固慮之熟矣若為我謀臣
不敢信惟陛下留念毋忽

中興聖政上官論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聖未易及如漢文
景唐太宗當刀行之或可庶幾秦曰以陛下聖學高妙無磨斷
如此天下安得不治臣正等曰朕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享
殊效夫惟高談遠策鴻荒思慮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享
其美非不甚美然實之成致終莫能致也漢文帝曰平之無甚
萬論今今可行也崔寔曰當今不必純法八代體亮臨舜其言
雖若淺固而實用存焉次上皇帝天縱神聖備道全德固已登
三或五視古無前而曰三五聖未易及至漢文景唐太宗所優
為也則曰當刀行之豈非斥虛名而務實用之謂
耶易曰有大而不能謙必豫位于太上皇帝見之矣

已丑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狄流特贈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
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康間為并代雲中等路廉訪使者太厚
之陷死焉其家訴于朝乃有是命 庚寅 御史中丞常同克顯
謨閣直學士知潮州中書舍人潘良貴克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
觀免謝辭先是趙鼎奏向子諤無罪當留同典潘良貴亦所以為
子諤蓋外議猶以子諤人對為非良貴寔出於愛君也二人既出
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向子諤出二位士上怒作色顧鼎曰
同知致遠必繳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以知之曰與諸善趙鼎
曰時蓋有先人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相秦檜留身
事甚久既退鼎叩之曰上無以前日之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
患相公不再見
乃信而不疑 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在



文獻通考卷之...

軍前守節不屈乞優卹其家以為忠義之勸許之偽豫之廢也金人欲以朴為汴京行臺尚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重其節上因倫

行錫以黃金茶藥焉賜朴黃金等事以附傳修入辛卯尚書戶部侍郎向

子諲克歲畝閻直學士知平州府子諲請致仕疏三上乃命出守

子諲入辭倫錄摺前奏對之語已見六及所以稍久之故且言潘

良貴初不聞所論何事輒有糾彈陛下猶與臣畢其說而後退竊

見良貴待人之章乃謂以無益之言久煩聖聽欲乞將上件事迹

宣付託注庶幾不累聖德從之子諲此章以八月庚申申付今并附此右正言李

誼試右諫議大夫 癸巳 秘書省校書郎孫道夫知懷安軍先

是席益為四川大師奏以湖南軍屯于成都益既以夏去道夫見

輔臣論自漢唐以來據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

無警蓋乃移屯軍之昨幾有竊發之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

此年使蜀寇蓋相望如劉于羽方出而范直方人行往來之費公

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得意者願且止之以息浮費 丙申 直

秘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收公事張源為四川轉運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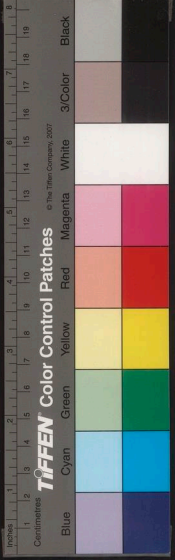
兼權茶馬監收公事直徽畝閣四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馬

士瑰為四川轉運判官自成都移司利州士瑰未至官丁憂詔起

復士瑰以十月九日起復此以本司題名增入日庶無之左從事郎新漳州州學教授李

經時政左宣義郎經綱弟也嘗除太學博士未上而省至是召對

遂以為秘書省校書郎經除校書在是月壬子 丁酉 金國人使烏麥噶



思謀等入辭上每及梓宮事必掩泣群臣無不感動思謀為右副
元帥宗弼所信勅靜皆咨之後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進士
及第黃公度為左承事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祖
宗故事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授京官自是以為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使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
數趙鼎答以上登極既久口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
數二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為界乃淵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
為大河若近者新河即涓河非大河也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
當絕倫受之而去此據趙鼎事庚子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入對上
曰朕本用卿直學士院而趙鼎薦呂本中他日本中罷則用卿矣

上又曰卿與棲昭皆朕親推中書事有常論即奏來如張致遠呂
本中皆作附麗計者人誰不由宰相進致遠亦太甚上久之曰李
授之進易解朝廷議與一職名本中毅然欲繼既而知授之乃趙
鼎為諸生時教授也遂已殊可怪上又曰近日常同潘良貴事如
何如淵曰良貴不為無失然素忠直望陛下優容上色不平如淵
曰天下事未有不起於微者此因此三人之出朝臣中有不能安
者臣恐朋黨之議由此起上曰朋黨之說果已有之數日前趙鼎
言聞朕要用周秘為中丞陳公輔為諫議朕何嘗有此意如淵曰
聞李誼亦常有章劾良貴今陛下擢誼為諫議臣乃知陛下罪同
者在其論事前後相度而不在良貴也上唯唯此據如淵退朝錄丁未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克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劄
辛卯 詔殿前司兼遠鋒軍統制吳錫選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
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乞行錫更戍上曰錫有
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
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癸丑左從事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范如圭特改左宣義郎
制曰紹聖元符之間姦人得志首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為
廢立之議以誣謗宣仁傷泰陵孝治之風失神祖廟精之意凡是
群邪之舉措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之今餘風未殄載觀舊史竊
予聞爰命偉臣復如筆削以爾如圭承外家之學懷疾邪之心維

此一代之書遂為不刊之典改秩之寵厥有故常尚老所聞以究
而事如圭胡安國妙子也 近制三衙管統更日內宿事見建炎
元年十月

至是殿前都虞侯楊沂中已免直今年四月
月癸未准權馬軍司公事解潛
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乞依東京舊例乃詔

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右疎議大夫李誼聞之引晋唐故事奏且
言今萬騎時巡宮闕非曩之壯大禁衛非曩之衆多內外之患可
倫非一而管軍夜居于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為宗社之慮則未安

也望今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上嚴宸極從之命帝帶御器械韓世

良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世良權步司日庶不見如劉
朝錄載今年十二月取國書事三衙

內有世良名未知以何日 是日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

除今因內宿事附見 卷一百二十一 七



府遂會川陝宣撫副司吳玠于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願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飢餓者千百擁馬首而噪玠大怒謂曰吾當先斬勾先祖然後自刎以諭汝輩先祖時以直松閣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為大帥故不肯相下誠意不通及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權甚語人曰甯見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憂懣然世將行之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于市餘怒尚如此先是水運浙江千餘里辛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拜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慨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閱州守將孫涯田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所餉饋軍糧以給乃復前

大帥庶益轉販相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便之吳玠欲斬勾蜀口用兵錄增入或曰玠初欲斬四路漕臣孫安止之曰轉運使皆上所命而宜撫擅斬之是跋扈也玠乃止猶斬其部吏

八月乙卯按是日甲寅朔宗正少卿蕭抃試侍御史 詔右承事即陳淵

爭臣權從孫學術通達國體時賜同進士出身淵時以選人藍嶽

廟名對改京秩遂以為秘書丞淵改官在七月丁亥入館在八月丙辰考功員外

郎鄭剛中言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于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雖有罪郡守不敢劾留

以俟監司却有罪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其事於法不可行也

卿猶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作聖旨罷之其事於法不可得也卿猶請於監司監司請六部六部請聖旨作聖旨奪之



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
苛察之怒日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歸諸色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
乎臣願陛下戒勅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予奪之際自有成書無
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之上納
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 戊午 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
聘鄰國中問諱日期選擇宮高虞疆場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
邊備以耗衆心忽於遠圖安於無事所以追奔銜為守備者或至
閔畧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固之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
之策方秋多蕪寔跨于卷爾嚴飭屬城明告都曲臨事必戒無忘
捍禦之方持志愈堅更念及長之計以永無窮之聞以成不拔之

基凡爾有言咸體朕意

大常諡改追復龍圖閣學士錢思曰文

肅用其子徽猷閣待制伯言請也

認吳越王宏保曾孫元祐翰林院學士董禧從官第十一

已未進士徐士龍上書論事詔倍賜東帛 庚申上與趙鼎語及
瑤華誣謗因言有一內侍頗能道當時事所謂雷公式者止是一
漆木盤子如今日發課者命盤子之類厥寇之端寔起於昭慈之
妹六未人者一日福慶公主病六天人取道家符水以入昭慈閣
所從來取符焚之自是禁中相傳有厭勝之事及公主疾甚忽於
釐間得紙錢昭慈見而惡之或謂自婕妤所持來自是頃有疑心
上曰以此數事觀之既有疑似故姦人得以進誣罔之說此哲宗
聖聽所以惑也鼎曰借使寔有之止是婦人求媚之事與前世正



蓋呪咀不同何足深罪上曰然 瑞明啟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韓肖曾知常州 殿中侍御史張絢試宗正少卿絢感疾不朝

力丐奉祠故有是命 左從事即新建康兩府學教授高布特改

左宜義即以薦對也俄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布論正字 辛酉輔臣

進呈左朝散大夫吳說曾與苗傅輩款密屢為言事之臣彈劾十

年不得調上因語宰執曰說累放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論

言官員譽被廢之人或已嘗行遣乃復再有論列 壬戌瑞明啟

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章誼卒詔以留守建康之勞賜其家銀帛

二百疋後謚忠恪 甲子 趙鼎等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

擴將到奉使錄託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為人君不當有

此心臣下常進此託外國之典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

剷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時北使已去復命擴以沿海制置副使

屯鎮江故執政及之 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婺州范冲提舉江州

太平觀以病自請也 乙丑試尚書禮部侍郎曾開兼侍讀 權

高書禮部侍郎張九成兼侍讀 徽猷閣侍制江准荆浙等路經

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志歸于一國朝始分為

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祖庸分於轉運司常

平分於提舉司監鐵分於茶監司鼓鑄則有玩冶司平準則有市

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不議論蜂

起上洞聖聽上乃督逼使並行且諭以置場和糴毋甚賤傷農逼



欽定四庫全書

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懸之地置

場和糴降本錢事日歷不載今以十一月十七日戶部供到狀修入丙寅 詔侍讀曾開

讀三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誦孟子張九成論春秋呂本中誦左氏

傳崇改殿說書尹焞誦尚書既而本中辭兼局乃命中書舍人勾

龍如淵兼侍讀如淵兼侍讀在是月庚辰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食

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不於惡念不於彘彘崇之絕其根本將

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蝕薄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苗及五

教恆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

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九成進誦畢

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遠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

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

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核麟介與天下萬物皆在陛

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九成行述云工始侍講陳淵云按淵紹興十年二月始兼崇政殿說書今併附此但削其名爾丁卯 集英殿

修撰知瀘州何惲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張澄並陞徽猷閣待制

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中書言惲自

除權侍郎已滿再歲故並陞之

中央聖政已外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工口廣南云朝廷速守

謂盜賊因循故發只思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

害民豈可不同臣聞工等曰太上皇帝聖明朕四海效于江西

二廣之遠無一日不幹聖慮焉按舉之吏為遠而重其權也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一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蔡之使為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為遠而勒其行也周利見
將謂廣南上因臨遣翰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卿
列所部為服考以愛民若若臨審民之罪重矣又嘗論宰相曰朕夜來思慮
江西盜賊未息使平民不得安居州縣不能存撫致百姓失業
不得已而為盜可差監察御史一員前去檢察并降詔榜曉諭
則檢察之送專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寧都路
選官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奢泰無所赴訴尤當欽恤正綱
本寺守前去如江州近地苟有冤抑不思不問止令帥司選官
則決獄之行務矣至於是以又州縣長吏為念蓋聖心之不忘
速類如此

戊辰 監察御史張戒守殿中侍御史前二日上命飛入對遂有
是命 左迪功郎德安兩節度推官張節夫以招諭劉永壽之勞
特改左承務郎劉永壽事見正月辛丑 中戊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
本中兼史館修撰祕書省正字常明兼史館校勘本中奏曾祖公

著祖希哲皆係元祐黨籍若記錄當時舊事更有妨礙且使後來
生事之人得以藉口不從 右朝奉郎新知滁州王安道罷時
左迪功郎袁煥章以特奏名賜第乞為諸州教授授許之中書舍人

呂本中極論士不知義求利無厭之要請宸煥章除命又言故事
凡中書官自太學博士改官乞去者皆除諸州簽判當時已號優
寵館職太常博士寺監丞正隨資序深淺大抵多得通判亦少有
得郡去者因諭安道等三人資序尚淺未有顯功故皆寢之 丙
子 監察御史黃鏐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自請也

丁丑徽宗皇帝寔錄閣院用故事賜史館官茶酒監修官趙鼎奏
曰先帝以仁厚之德 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



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劉
大中宣和初知如皋縣時有旨即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為觀而基
包士民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其國中者且束裝待罪洎
取旨先帝鄂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
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群臣之罪而蔡京為之
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萬又曰嘗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
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
察之 戊寅秘書省著作郎史館校勘何倫為秘書少監先是李
彌正萬閏既除郎今年二月而倫與張嶧皆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
以問趙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乃有此授 秘書省正字凌景

夏為著作佐郎 右承務郎丁殿落致仕殿為上元簿年五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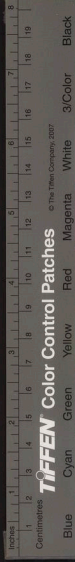
掛冠去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言殿學行事皆有可觀恬靜
安貧初無疾恙故復令出任 己卯 左通奉大夫馮射厚卒

庚辰 監祭御史李燾為江西宣諭先是上以庚吉等州盜賊未

息議令殿前司遣兵往捕又慮州縣不能撫恤致其不得已為盜
欲先遣御史持黃榜昭諭使之改過歸業俟其不悛然後戮之前

三日以諭宰相至是舉行焉 辛巳 宰相奏禁塗金鋪翠鹿胎
等首飾上曰言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 壬

午 秘書省著作郎何倫罷倫既遷少監而殿中侍御史張戒言
張浚入蜀倫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



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以王安石為是至再修神宗實錄倫攘臂其間畧無所忌凌敗乃焚毀籤貼國家大典豈能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陛下命群儒訂正史以明國論前宰相張浚狃於習尚遠欲取其書而竄易之是時論實膺其事以以論之議論如此今復使之參預史書已為非宜而况進處中秘之長為求觀諸儒之冠欲其扶持正道不亦難乎侍御史蕭振亦言論往妄僣淳本無操守奴事張浚川陝十年官為正即浚作相論遂入館其後攝左史浚况混賜出身公議不以為然中書舍人張燾棲始皆相結繳還詞頭論當行詞既重達浚又恐得罪於公遂操而可之說縉紳鄙之浚之專政也欲寬易舊史論首附其

意音凡所載貼自云改字外訛然頗主異議浚罷論不自安遂徹

去前日載貼焚之論之趨據議論不詳如此何足以服多士乃出

論知邳州日歷論自左宣叔即入館而後初疏稱官為正即蓋入館時猶未換給也詔石宣義郎李

良輔已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指揮勿行良輔河南人大觀間為零

陵簿以告許胡安國薦范純仁之容由是改官至是來臨安得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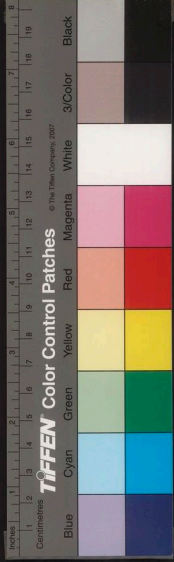
觀而中書舍人呂本中論其宿負以為邪正之間有傷事體伏望

特行貶竄故復奪之王明清揮塵後錄李良輔者儉人也元符末任永州主

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中宣選是郡祖遺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閑賦齊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源造上其本祖道生

此造胡流九江良輔用嘗改秩授至郡守其妻初呂元直當鉅廉朝造胡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論所以然良輔猶以為胡故歷

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事言之爾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八皆快之明清所云良輔除名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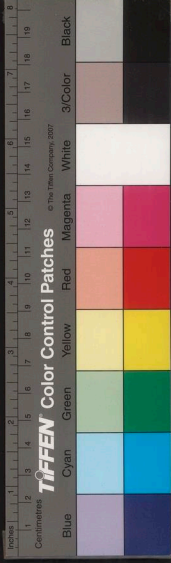
文
卷一百二十一

臣不書當求他書附本年月以胡國安行狀者之永州守武教官
乃以安周舉遺逸王繪鄧璋之故連坐且是范純仁之堯已久明
清亦小 癸未 詔故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特與致仕遺表恩
澤若水之兀節上命其家五人至是其母張氏援陳亨伯例有請
兵部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若水忠義顯著又非亨伯之比望特
從所乞以為天下臣子之勸故有是旨焉 是月 御筆和州防
禦使陳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
嫡古以為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負暖
之謗今不敢奏復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
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
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

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
呼之語豈不聞之臣身為工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
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奏知政事劉
大中奏事亦以為命遂寢 檜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
及行不知公之意如何鼎再扣其可否而竟無一言却問鼎意如
何鼎謂不知公之意如何鼎再扣其可否而竟無一言却問鼎意如
進呈檜不復措辭鼎奏云後數日劉大中奏事亦以為命遂寢
秦檜亦當留意不知所以不能成事議論既一雖天意可回固真
物泰其效如此吾輩不可不究初不疑中有異論者及鼎上章
檜務上曰前日所議陳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雷
同相徇即面而不去矣鼎既去明年正月遂建宗廟公乃知檜所
慮者不相也方時稽山錄曰時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曰公嘗說
南餉此御羊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餉之檜當同數
秦也為約檜劉大中各將劄子至唯檜無之鼎違秦的只作一劄

卷一百二十一
五





于明日為又語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為首相檜不專明日進
呈為奏曰祖宗受天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謂無
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公是小孩也且與放行鼎執奏丹
且此建節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也且與放行鼎執奏丹
三且曰先帝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羊曰侍三五箇日別
商量既下致樞密王康而大氣且謂鳥曰公錯了檜曰檜明日留
身數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鳥留身奏曰昨所餉御羊不知檜與
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與抑一爾時所云與鳥事實不異今並存
之據明年三
月建節封公權禮部侍郎兼侍諡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刑
部吏斬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輕免元甚眾一日法
寺以成業上大辟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情寢寢因果証服者也
奏點之時法官孤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
而青眾以選賞可乎在此九成行述修入刑部題名九成權侍郎
經是在八月丙寅在此九成行述修入刑部題名九成權侍郎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護國軍承宣使知利州
故且附月末俟考

商題名九
月到任

權節制利州屯駐諸將軍馬田晟知興元府注利州知州題名八
月九日改除興元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九月按是月丁亥甲申朔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
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當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
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振又言古之賢將皆協力以成功
今陛下舉付之諸將使分屯近甸此係社稷之安危攻之與守全
在諸將協力昔何充所謂賢將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蓋
事同者忌功同者忌賞自古有之望明詔諸將俾首尾相應唇
齒相依庶幾人人協謀大功克舉也是日振又劾叅知政事劉大
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疏留中不下振本趙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九月按是月丁亥甲申朔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
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當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
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振又言古之賢將皆協力以成功
今陛下舉付之諸將使分屯近甸此係社稷之安危攻之與守全
在諸將協力昔何充所謂賢將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蓋
事同者忌功同者忌賞自古有之望明詔諸將俾首尾相應唇
齒相依庶幾人人協謀大功克舉也是日振又劾叅知政事劉大
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疏留中不下振本趙



萬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勅大中蓋以搖鼎也趙鼎事實云初

力求外補且托其鄉人吳表臣薛歲言為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郡

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名即表始拜以親年七十去至是復除郡

親為辭尋除由康是必有薦為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到大中至三

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振去年十二月除浙西憲

此云除郡小誤戊子尚書禮部員外郎方履實考功員外郎鄭剛中並為

監察御史已丑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

廣罷為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時和議將成大臣忌言兵事擴

遠徐亨莘北巡求退許之此除在明年庚寅給事中御史館修

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殿中侍御史張戒論濤陰附張浚

四川監司守伴多出其門及浚敗事又顯立同吳反覆無恥如何

掄不端宰執畏與言初不敢擬而濤攘臂自在欲引孺禁從若不

逐去則濤之植黨不特一掄而已疏留中不出濤聞求去章四上

乃有是命上遣內侍諭令入對奏事掄入刻濤言戒擊臣趙鼎意

也因力詆鼎結基諫與諸將上頗以為然成郁丁記景山遷給事

除樞密明世將制置四川皆濤所引一日大上親書金盃中繼取不送權貴王庶

大字以賜又面諭當以卿為相王庶仍佐卿而府固為時宰所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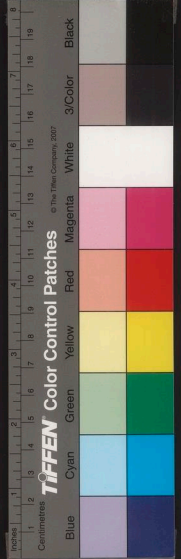
屬言路群擊景山濤字也今附北及嘗以化書於考太常少卿蘇符守起居郎仍兼資善堂

督讀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薛徽言守起居舍人直顯

謨閣知掌州劉一止試秘書少監直龍圖閣知撫州石公揆罷

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趙煥至部半年而移獄四十餘處殿中侍

御史張戒論公揆病廢全不任事煥銳意按察而不能安詳過稽



見自任詔渙奉祠而公撥奪職

十一月癸未公撥落職庚子漢主晉台州崇道觀理作自陳

潮州進士夏侯冕上書論海陽令柯權自醫學入官其不法凡十

二事詔憲臣究實以聞 甲子史館上續修哲宗實錄 左迪功

那樊光遠為秘書省正字 丙申詔知桐城縣魏持已降轉官指

揮勿行以御史張戒論其言曰狹民也持本張宗元所薦至是代

還入對改戒論之事祖在去年八月丙 己亥尚書兵部員外郎王次翁遷

吏部員外郎 太常丞王居修為駕部員外郎 大理寺丞丁則

為工部員外郎 秘書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岷左朝奉郎林叔

豹並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何掄既以簽帖神錄得罪岷不自安亦

求去故有是命 尚書禮部員外郎李良臣知蘭州張浚既得罪

蜀士相繼外補非勾龍如淵苑庭堅擢用 秘書著作佐郎胡垕

為著作郎時左奉議郎喻樛免喪趙鼎奏以著作郎台給事中張

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乃已鼎念曰

差除簿當送後省耳 此以張戒密記移入秘書省題名樞密典六年七月以正字丁憂當是十月一日從吉今

因著作有闕權附此當考 左奉議郎楊椿為秘書省校書郎椿彭山人舉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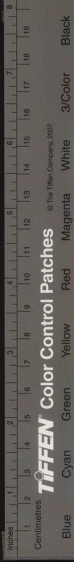
士禮部第一累官州縣用趙鼎薦台對椿歡上行仁義建學校教

人材擇將師去駐使郵民力凡二十餘事遂有是除 庾子武經

大夫閩門宣贊舍人知襄陽府武糾進秩一等用岳飛請也 辛

丑輔臣奏以武功大夫王默知均州武功大夫廬州刺史刑舞舉

知光州上曰今日邊壘內則撫綏外則斥逐二大事未易得人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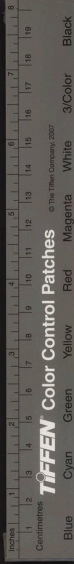
精擇之 辛丑左迪功郎温州州學教授業繇上書請與太學其
說以為今駐蹕東南百司絡其何獨於太學而遲疑且養士五百
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興太
學晉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為辭以儲餉
為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偬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固所
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為率則規模削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
况宗廟社稷俱未嘗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
回蹕汴京或定都他所然後推行從之 乙巳上諭大臣曰近張戒
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

論也趙鼎等言當力守此議

此據日歷蓋戒本易容故主守日歷

當力守此議按歷所奏每病趙鼎等亦以此說為然又言王庶與趙鼎等亦以此說為然
臣嘗細考日歷紹興七年八月所載和議未末凡遣使議論悉是趙鼎所奏七年十二月而上日金人能致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敢得曰仰見陛下孝心惟誓用兵以屈所為情八年六月己酉上曰館驛之禮宜稍優厚馬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六月己酉辰訖同申金使已到常州臣見人主早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十二月戊申泰檜劄子送達官往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木正當改天下後世果可與我臣詳考其故蓋紹興十二年己酉之檜實無獨天下後世果可與我臣詳考其故蓋紹興十二年己酉之檜庶皆成於檜子禧之手張孝祥嘗乞改之如言王庶當力守此議恐亦近証今則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聞落職初開被庶名庶不失寬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聞落職初開被
台未行乃錄進舊所為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荆清為根本
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為強弱蜀之民未蘇
其勢未可輕動立建止蜀閬大將軍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復近



閔梁洋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其民皆歸業無殺傷秦羣偏地之
民使民有獲后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拍懷歸業之民
當罷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其效可見於期月會張浚
得罪開亦乞奉祠今年二月至是殿中侍御史張戒論遠方壅蔽之
患且言臣頃在蜀中事皆目覩大抵張浚欲之而趙開與之張浚
惡之而趙開和之二人罪惡四川疾苦朝廷不盡知也壅蔽之害
一至於此開之罪狀陛下既已灼知自浚敗以來開獨未嘗被責
端后自若至今為待制伏望聖慈特加貶竄少謝蜀民故有是命
丁未左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
國史趙鼎遷時進以皆宗寶錄成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

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
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石僕射秦檜深恨之左
朝奉大夫段拂知大宗正丞拂江寧人也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
艱朝廷思屈群策以濟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經久之
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為心何曼
不治 壬子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今秋糴買事朕
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戒穀輸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
便糴穀雖多亦恐無害時已命發運使程邁專掌和糴故上訓及
之 癸丑復置皮剝所以掌鬻官私倒斃牛馬之事其可為軍器
之用者撥赴本所餘入內藏歲為錢二千四百餘緡 是秋金人



徒知許州李成知冀州徒知拱州鄭瓊知博州悉起京畿陝右保

官金錢穀轉易壯去蓋將有割地之意也劉豫之未廢也偽麟

府路經畧使折可求因事至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諭以廢豫立

可求之意及是左副元帥魯王昌有割地歸朝廷之議撒離曷恐

可求失望生變固其來見置酒酖之可求歸卒于路

此據張匯節要及兩國編

冬十月按是月丙辰甲寅朔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

檜上紹興重修祿秩勅令格及申明省詳八百十卷右朝奉大

夫主管襲慶府仙源縣太極觀鄧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校

書郎博奉祠居建為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諭曰知卿能文大臣亦

多言卿能文者明日顧二相曰即博不止劉子好語言皆成文乃

詔博祖父雍道德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

不忝祖父故有是命

此指揮以會要修入日庶無之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往

問賻以禁中金嬰神丹

何福撰博稟誌稱上顧二相除校書郎可不試按此時校書亦多不試非但博一人也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免資政殿學士知處州初侍御史蕭依

劾大中與父不睦人所共知平日公慶而食異屋而居頃自官所

歸單騎省父相值於門不交一語而去及為執政乃建議民間生

男女官支錢五貫欲邀一時姑息之譽而不恤國用如此去年其

父病危棺槨已具其家遣書報之中久不答蓋待除命爾大中

取異姓之子為長子不與婚宦其子積憤所致遂失心一日欲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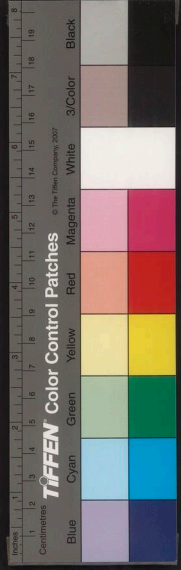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二十二

七

乃於大中賴羣卒解救而止大中所以治家者如此何以為國所以事父者如此何以事君伏望明正典刑以厚風俗又論大中選調改官本因童貫詭秘刻薄眾所指目疏三上大中乃求去遂有是命朱泚非秀水間居錄云劉大中素不養父未嘗同居與父久別或責問其不省勉強一語見于門首再拜立談頃刻而退大中為道丹黨魁驟遷禮部尚書萬許以孝政父居處州家信至報其父病不知人心其棺斂大中區其書勇力厲果奏大政已而父稱問亦不問已其子不平操刀逐大中殺殺之眾敢獲免事聞噎以此罷政天下聞而惡之按勝非所云即稜章疏中語無大中在朝中其父庶官州縣改暗不同居左宣赦即朱翌為秘書省正初疏所言未必一一皆實更須參攷

字 戊午左朝奉即提點洪州玉隆觀林季仲知婺州 辛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續收到偽知鎮淮軍胡清等官兵千一百八人詔歸正官並補正 甲子詔自今從官上殿今次臺諫在面

對官之上 乙丑中書舍人魚侍講勾龍如淵魚直學士院 丁卯侍御史蕭振言朝廷支降見緡令經制司糶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即非創司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糶場從之右諫議大夫李誼嘗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資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糶買然復興一司豈專為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懲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陷無所拘賦歛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不加省宜有稽考巨額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為表裏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為虛文不然則糶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或望下臣之說



文選卷之三十五

七

於三省諍而行之 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
三一擇帥憲以厭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科役以優
給其力如此則或為盜朕未之聞也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漢
先武時盜賊羣起則慎擇人以臨千里如潁川則七年以寇恂為
守九年以郭伋為守改卒罷掃清以和其所本故也今盜賊之處
在江西則虔吉筠安南在廣東則潮梅循惠南雄在閩則汀在湖
則彬比數郡之守未有能設方畧息盜賊以安民者迂懦不才往
往皆是願詔三省科條其人如不任職即遷強明之吏以代之庶
以分陛下南顧之憂焉 壬申中皇叔登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
士會同知大宗正事 甲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為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西浙東路安撫
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初侍御史蕭振既擊劉大中謂人曰如趙
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為去就也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乞
去矣明日曰趙丞相般上船矣蓋秦檜之黨以此撼之鼎猶未深
覺其容赦令所刑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格言當
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
不則置之經筵戒奏疏全文見十一月己丑時檜力勸上屈己議和鼎持不可
繇是卒罷林果野記云王倫自金運敵復遣人來議和右相秦檜
使知紹興府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金人許和上與二相議之趙鼎
執不可一日奏事退秦檜留身奏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
使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是皆危檜和為便上曰議和之議臣
下決欲諍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預其事乃



可成不然無益也

上曰朕獨與卿議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稍加
思慮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奏事知上意堅確不移乃出文
字乞決和議不許臣下預上成納為遂罷相事實云馬印章
乞解機務上曰前日所疏張建節事如何馬又如前所陳是時若
能雷同相伺即留而不去矣馬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
恩召還已見于宸衷所向與卿來相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心有以
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
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
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群臣
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時既命為
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馬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

謂馬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馬曰去就在樞密馬豈敢與檜至馬一

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徐彥率北盟會論云馬塗之曰檜奏乞攝

以待馬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百錢送相公何不少留馬曰議

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逃登舟此第師離岸檜亦北徙人收筵會而

歸且桐馬言曰檜是好意再此第師離岸檜亦北徙人收筵會而

已聞矣自是檜有憾馬之意 歲歌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傅恭

卿黎確皆卒詔贈官推恩如故事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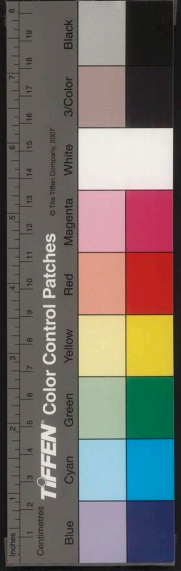
言確平昔高談忠義號為正人一臨變故遂失臣節北面邦昌之

庭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眷其姦心欲置吾宋宗社何地哉諸路

帥臣領勤王之師將次京城邦昌求奉使以軍者確慨然請行

遂奉邦昌手書持偽告推黃祈以往其罪抑可知矣陛下龍飛宮

加黜責而范宗尹當國力挽偽黨布列朝廷故若確輩亦參法從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卷一百二十二

忠義之士憤嫉久矣今又由加贈卿使賞延於後何以示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乎為國之道所先政刑政刑不明何以立國

詔確追奪徽猷閣待制其贈官恩澤依條施行按確此時階官五中大夫依條仍得

致仕遺表恩澤二資 乙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逆為翰林學士承旨

瑞明毅學士知洪州李光試吏部尚書前二日上台中書舍人兼

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草趙鼎免制如淵奏陛下既罷鼎相則用人

材振紀綱必令有以聳動四方如君子當速台小人當顯黜上曰

君子謂誰曰孫逆李光上逆必召如光則趙鼎劉大中之去皆

薦之朕若召則是用此兩人之薦須朕他日自用之如淵曰此鼎

大中姦計也兩人在位時可不薦光及罷去而後薦之意謂陛下

采公言必用光故以市恩耳上又曰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工領之

如淵固奏臣向聞陛下言本中與張致遠蓋專為附離計者今觀

本中真小人也致遠似不然如近日喻檮除著作佐即臣親見其

典宰相辨久之檮鼎腹心士也臣恐陛下過聽以致遠與本中同

科則膏不然願陛下察之飛我然記曰趙鼎再相除喻檮為著作給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制還之際著作

又還之際正字復還之遂致趙愈曰差除簿當直徽猷閣主管

送後首耳然致遠猶以朋附趙鼎罪去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焞再辭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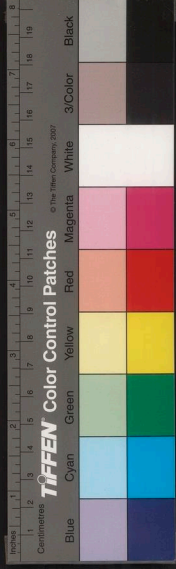
自渡江以來惟天地宗廟之祭用牲宰他悉酒脯而已至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社稷尚稽血食之命禮官參酌舊制裁定從之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



閣直學士王倫既與烏陵思謀至金庭金主亶復遣簽書宣徽院
事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
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繼發重兵壓境適脅陛下
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
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按史
張通古為使蕭哲副之而明年王倫答金主乃云簽宣蕭哲持國
書許歸地或南通古乃元帥隨跡輩就行臺所遣亦未可知故先
書金主遣哲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聞者金使之來大臣僉議或
後乃書通古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激輒爾妄發不量彼己之勢不察時
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
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速遠
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閱員未便斥去即乞特
降處分過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
已仰詔不許庶復上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臣生於陝西其風漸
氣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敵州所
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
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以支格
縱使金人知陛下專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
治戎兵其實促使和也又況臣賦性愚魯嘗言金人不可和今若
預此是臣身為大臣自為二三何可使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
忠愍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以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謀曰唐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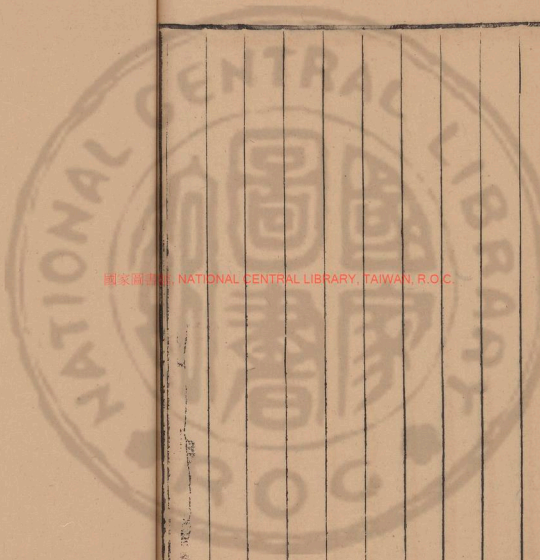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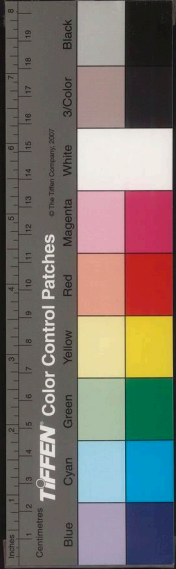
將持此三人不去之必為吾患於是甘解厚幣以中懇懇朝廷然
之會盟於平涼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劫罷馬燧以為所
膏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放忠特留聖念又言
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寔有嫌妨陛下亦當洞照底衷
今若不自陳稟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而結於陛下國事何益
兼臣倫數樞度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餉効尺
寸不許魏扶之戊午議疏以底此疏為第六第七劉子在馬陵思
劉大中齊胤而諸當在二罷政之後與王倫未至行在之前庶
劉子云今月二十六日奉御羊不許辭免已卯十月二十六日也
於此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仲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
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則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備諭諸將以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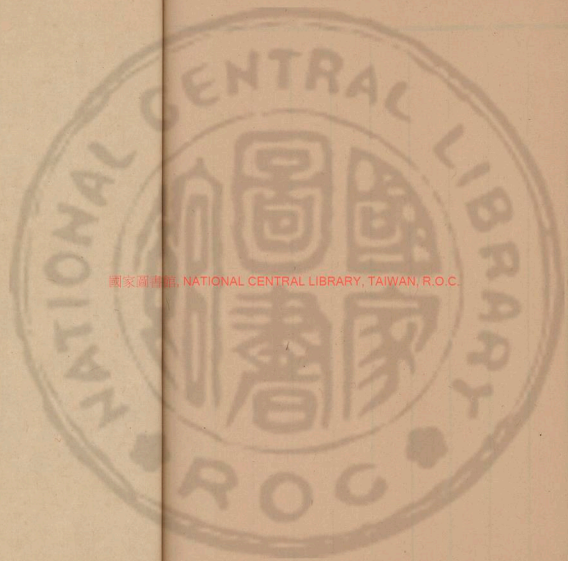
備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兼直學士院呂本中罷侍御史蕭振
言本中外示朴野中藏險噉父好問受張邦昌偽命本中有詩云
受禪碑中無姓名其意蓋欲證父自明簡趙鼎以解易薦李授之
除秘閣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薦遂怒形於色欲繳還詞頭已而
知出於鼎乃更為授之命美詞其朋比大臣無所守如此望罷本
中以清朝列詔本中提舉江州太平觀 壬午故武翼郎吳近瞻
宣州觀察使以才人之父特優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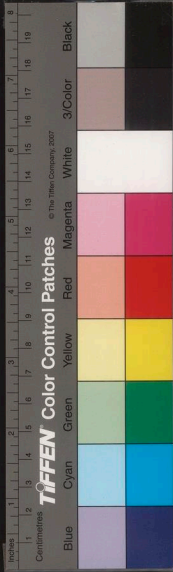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date '1952.12.25' and a signature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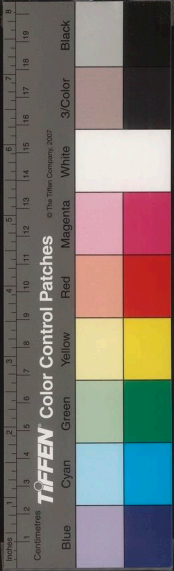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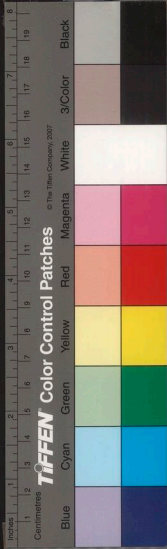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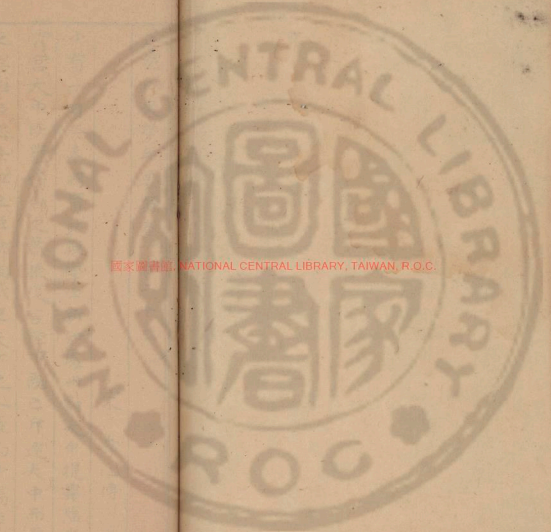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392495-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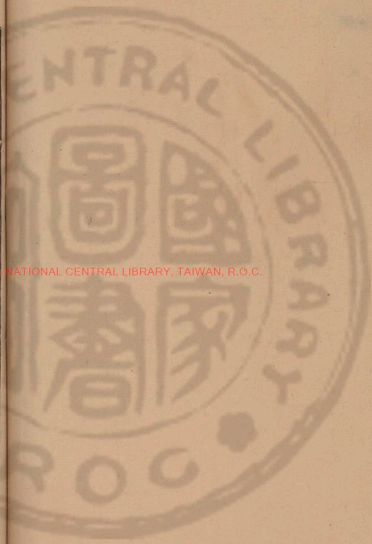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十有一月於未朔資政殿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大中既罷侍御史蕭振復言陛下既已斥逐大中而章疏留
之三省臣恐去位之臣飾詞惑眾天下之人疑為中傷非所以公
示好惡於天下乞報行論列大中章疏自今臣僚被論便應以所
言之事議罰不得旋請宮祠假善去之名以蓋愆惡故有是命
右諫諫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于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
十二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摹教易士知其不久則肆為同異而亡
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為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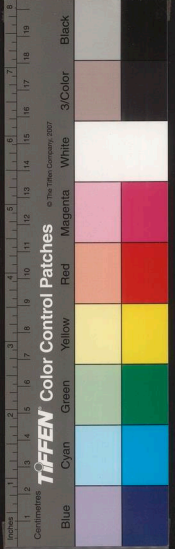
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關員乃擇賢之時望者以聖心
參以公論僉選而得天下之才則責之專任之久可無教場之蔽
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遊形迹惟陛下察焉
謂此職不得其日以荒
中有參政關員之語故

且附雅近徐
命之前按考

甲申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秦檜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
也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
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勅悔理在
必然王倫遽回金使逆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
而且云江南是以我太祖特存次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
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

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
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為朝廷計上策莫若避詞
却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目
議定得其寔而後進退之則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敵必
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
亦廟陛下姑記之戒又言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地險此
復何招諭之有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倖倖偷安果能偷
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一可以息兵
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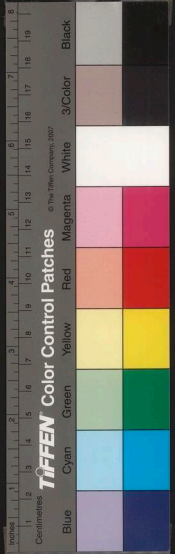
乙酉中書舍人魚直學士院句龍如淵言首福建四川廣東凡八



路以其去朝廷之遠士艱於往來而以險法付在漕司自車駕南幸而二廣福建則輿而歸之吏部矣惟四川漕司差注之法獨在是以蜀之人凡安資守分無知已在朝廷者仕宦止於通判而奔近就要之人今日改官明日得倅又明日得守望參酌祖宗之制凡四川守倅如何等關合還堂選立為定格毋相侵紊詔吏部措置詔犯私蓋除流配依本法外徒以下並令衆五日其後湖北提舉司言本路係省茶地分緣茶監事屬一體乞犯茶人依此指揮從之日歷與此今以紹興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北提舉司所申修入 蘇獻閣待制江常以母憂免至是卒于泉州

丙戌秦檜監修國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罷初趙

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敗矣盟未就以無名之師將我不備今定厭兵而張震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檜為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言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既而九成再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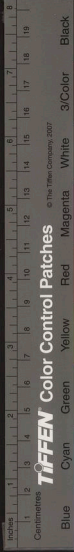


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秘閣修撰保舉江州
太平觀免謝辭 詔建州鄉貢進士劉勉之令中書後省召試策
一道勉之初以張致遠呂本中薦其學行召赴都堂乃有是命勉
之引疾而歸勉之初見今年四月

丁亥詔 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
過界接伴官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
撫虜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
物以致供饋賜子蠹耗國用財計闕乏贍軍不給則經所謂不軼
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詔諸
路帥司各選委強明官一員將本路見禁一年已上公事專一催
趣結勘仍逐旋具已勘結名件申省以大理寺言諸路多滯獄故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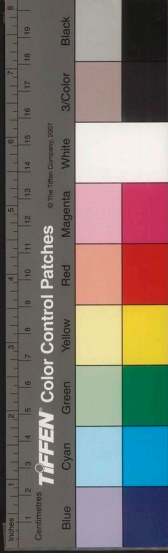
戊子司農少卿徐林直黜謨閣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從所請也
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兵部員外郎呂用中上疏辨
父好問受偽命之謗且言金人偽立邦昌好問陰募遣使臣李道
胃重圍齊帛書往河北求分上所在若使事少敗露則必闕家盡
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辜喜名子孫獲厚祿校量利害孰重孰
輕乞錄送史館從之

己丑詔張戒為且目之官附下圈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
鼎也戒疏曰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



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寔自聖恩然人亦或云
禹進擬是非臣不得而知也今趙禹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
言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
悔之臣初不知禹負陛下者何事禹與同列忿爭者何語禹不敢
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禹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
間已深禹不自安已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相濟聖意
已決臣不復言但禹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
為可慮爾禹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忌事如禹者絕少爭權者
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此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即
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

知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禹可也若但斥逐異己而邊除附己
者徒為紛紛則與禹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禹何顏
復見士夫人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為陛下計有三其上可
留之禹若有貪於陛下者而誠救之禹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
先國家後私讐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相
罷政多由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相遂無復敢
留行在乃薄俗可欺非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五日一到朝堂之
類罷相則置之講筵少俟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事寧謐然後聽
其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猶為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彼其急
今日去之如此其遽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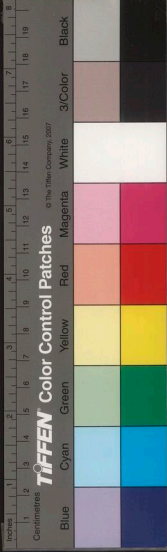
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為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為逆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臣今為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鼎所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逆愈安矣在臣計則幸鼎之去為便在陛下計則衆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於陛下聞之縮頸吐舌握手人傳以為笑蓋鼎畏臣如此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未勝非秀水閩居錄云趙刻薄之士無不取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趙萬常同為中司同即以鼎所喜奏為基局戒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避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由其堂與維持之力也紹興正論云戒以入文字論奏檜十事敢胡經等罷論秦檜十事也書不見胡經事則初少師劉光世罷軍政上命賜第一區至不在此時止論蓋誤

是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敷之上曰今營繕寬難但光世罷兵柄奉朝請若恩禮稍加於舊則請將知後福之有終野効力矣卒賜第庚寅尚書戶部員外郎霍彞守司農少卿樞密院編修官陳康伯為志田員外郎請玉宮大小學教授趙雍充樞密院編修官是日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朕即位十年以敵福未平兵革備餉重困民力曾無惠澤及於天下若上天悔禍敵首萃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尚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樞密副使王庶言曰者王倫再以和議出使臣嘗以為倫必不逞議決不成今倫既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終敗陛下之事陛下雖以臣為可救臣亦何顏以見陛下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弁賞張華賈充唐



憲宗相裴度罷李逢吉得失為鑒許臣自免退服田畝不許庶又
言自昔禦戎雖時有不同大畧惟和與戰一言而已今天下遭金
人荼毒度劉者十過八九天子駐蹕南北老兵阻險自固不敢渡
淮以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進
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慢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
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是之弱雖三尺之
童皆知之王倫之來反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於古則不合審
於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蹶迹可見獨陛下斷
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於孝思而虞此
姦謀也臣試更為陛下陳之說正緣彼外訐內叛上下携

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以幸寧息遠不出一二載近或替月必別
生事此固不論且以目前所頒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財賦竭於資
送將士軍卒挫其勇銳民庶困於將近歲月廢於無益事勢至此
非特敵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
禍可既乎此臣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
靖者正謂此爾且敵人雖無知豈不戒吳越之事乎寧肯付我土
地與我兵馬使復不戴天之讐耶臣不敢歸非以質前說若復閉
陝剛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省之日豈臣所不
欲哉第萬萬無此上謬聖明下誤生靈宴安酖毒必至噬臍矣昔
楚懷王惑於張儀之口卒為秦所拘使其子孫啣涕忍恥以事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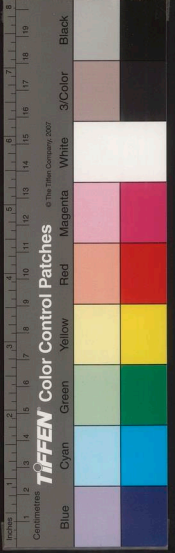
擊之圍於至覆亡今王命語言反覆踪跡詭秘然恐養成厲階滋
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下深念前事起思今圖不遠而後尚可救
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可深信耶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得泗州申詔諭使先遣
到銀牌郎君言酒要接伴跪膝指墀州縣官拜詔若不如此定復
回接伴不肯本州取接官兵歸州臣切詳金人自要講和本非寔
情今使人方欲過界便要接伴跪膝指墀州縣拜詔如此即是使
人經過一道郡縣聽伏命令與臣前奏事理頗相符合蓋既立此
題目意在難從收拾學端故要生事敢爾恣橫決有重兵在後專
意脅持若到行朝必要陛下卑屈禮教更重萬一備從外則四方

解體內則恐失人心定漏別有難從酒案如何應副事體至大伏
望以國體為重深加計慮熟賜講究貴在詳審免貽後患 召端
明殿學士知常州韓肖胄赴行在將遣報聘也

壬辰召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赴行
在將使守河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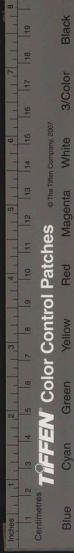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今續體探得銀牌郎君
言到臨安府日要陛下易衣拜偽詔及詔諭使要賓客相見如劉
豫相待禮教及稱今來詔諭所行禮教並是大金闕下定到臣切
詳上件事理使人非久到行朝未審陛下何以應之想已宣付大
臣預行講究非臣所知臣自聞此事晚夕寔不遑安以臣愚見萬



一陛下輕賜俯從卽是金人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拜順之義此若果有寔心改修和好必須禮意相順開畧細故各存大體今使人所來行徑皆是難從之事灼見姦謀故生齟齬臣雖聞欲還陛下關陝諸路誠見詭詐且如寔效交割若劫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豈可遣發此聲一出人心惶動復難安固今雖國勢稍弱然兵民事力尚可支吾況諸軍將士訓習之久觀此招辱少加激勵豈無關心若隨從稍有失當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深慮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日後臨敵如何賈勇四方傳聞陛下以有拜順之禮其軍民定爾思鄉自然散去散易聚難悔時何及今若侍其重兵逼脅束手聽命坐受屈辱不若乘此爭力中嚴將士為必戰之

計以收其謀免貽後患臣遠慮庸材荷國厚恩無以報補今正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効死節歿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臣若不克事勢難立至是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竊詳金人欲要陛下如劉豫相待禮數且劉豫保金人偽立而陛下聖子神孫應天順人繼登大寶豈可相同顯見改為無禮全失去就玷辱陛下伏望特回聖念時上親劄付世忠令差人防護北使往回不啻少有蹂躪仍嚴戒將佐及所差人不得分生事

癸己世忠復言傳聞金人欲還陛下陝西五路未必定情議若果肯交割萬一却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陛下如何遣發縱未如此且先要歸朝及北來投附之人其數已衆散布外諜陛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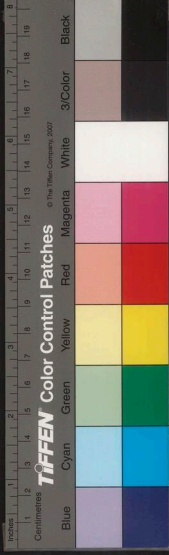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難依從大槩金人姦謀凡所施設巧偽甘言以相啗睡盡欲陛下
先失天下人心繼為大舉臣晝夜痛心疾首惟恐陛下輕易許從
自更後患疏入上優詔答之 徽猷閣待制知 安府張澄言臨
安古都會引江為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舟楫往來為
利甚薄歲久堙塞民頗病之頃由陛對書冒天聽乞因農隙略如
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至子今未克行之今駐蹕之地公私所截
資於舟船者百倍前日所計特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
之河也臣再行講究更不調夫興工乞別那兩浙諸州壯民及病
兵共千人赴本府量度築壩開濬以工程計之半年之外河流無
壅塞矣從之 初新知筠州葉振琦福建鹽半給鈔與官賣蕪

行庶幾謀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言
初行鈔法時官鹽本每斤六錢客人鈔錢三十二錢有半今新米
益貴鹽本錢介為十有七比舊至三倍而建汀南劍州郡武軍遠
衙前運益貨賣每斤百錢自水脚靡費之餘所贏無幾若以其半
行鈔則每斤又增上供九錢通舊為六十如此則民間食貴鹽
而州縣失尚計不可行至是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甲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切許金人本朝結怨至深
又金人事力熾盛賊情窺伺已踰十年朝夕謀畫意在吞并今遣
使講和及傳聞許還闕使諸路謂是懼我兵威謂復是曹遵毒殺
事不得已故來講和臣深恩熟慮但忍以交割諸路為名先要山



東河北等路軍民或先要應北來歸朝投附女貞契丹及渤海漢
兒簽軍等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或假此講和割地或以兵勢逼脅
有無厭難從此索蠹耗國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
為大舉今國家避北東南目前軍勢賊尚隄防雖謀在并未敢輕
易深入故用此謀詐許交還陝西意望移兵就據分截兵勢其賊
必別有謀畫志在一舉決要傾危絕彼後患况陝西諸路出兵產
馬用武根本之地豈肯真定交訂資助我用類是巧賜甘言以相
誑賺切恐使人暗竅陛下禮教輕賜許諾傳播四方人心離散士
氣凋沮事繫安危在此一次委非細事望群臣輕騎星夜暫赴行
朝面稟聖訓以畫曲折

丙申歲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
觀不許仍令日下赴內殿奏事起居郎兼資善堂翊讀蘇符為
中書舍人免召試性相尋俾副王倫也

戊戌監察御史鄭剛中遷殿中侍御史召直秘閣新知筠州高
公繪赴行在將使介聘也是日太常少卿兼宗政殿說書呂燾
稱疾在告遂臥家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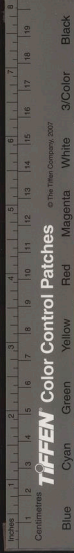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並日下山門符稱疾不受
給事中兼侍講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從所請也齊

文閣學士知廣州建南大夫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
唐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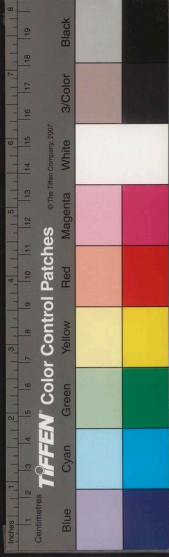
求去故也庶之奏曰臣切許王倫之歸以為和好可成故地可復
皇旌可歸上自一人下達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
早夜以思揣本齋本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他嗚止知
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謙和為上違
使次之用兵為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
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
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
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為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
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醜迹敗露柩裡不
安故重振使人以安反側庶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

我之心腹急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為此所以遣使為次也金人
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
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有覆巢之虞率眾深入不無倒戈之
慮又淮上荒虛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
時所以用兵為下也今彼行所皆上策至為得計吾方信之不疑
墮其術中惟恐不如所故臣不敢効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
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猶金
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
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况他
人乎庶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腫若猶貪冒龍



紫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道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
矜臣哀憐保臣始終俾解職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
上乃許之 左朝奉郎張廣為祕書省著作佐郎廣德興人知廣
德軍以薦者得召見論當今之法其未便者有二前曰言利之
臣不完本未急近效而味遠圖所謂營田贍軍酒庫是也今營田
悉藉於官還定之民執空契坐視效上而不得復戶部轉運司聞
夫賦稅號為逃閭者不知每歲幾何其視營田誰得誰失此營田
之未便者也諸州承認大軍月樁之費常苦不繼朝廷置贍軍酒
庫本以佐之今但許取撥一分而已積日既久利源侵奪此贍軍
酒庫之未便者也若謂未可處罷則莫若許歸業之民漸起故土
而取權酷所入之贏盡以佐諸州月樁之數則得矣事下戶工部
後不行廣疏以是月
甲甲行下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逢汝霖直秘閣以宣
諭官李棠言其帶績也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闈久稽
沉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
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
見禮部侍郎魚侍讀嘗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者
之令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改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服朕
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夫敵
人巨測不可保也自用兵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照甚明



之驗不待考諸古而可知况今敵人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
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親糧簡戍下無非為入犯之計而戎乃日
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則逆
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
議和虛費時日使彼果有休兵息民之意則梓宮自當即還和議
一言可決何必紛紛為他說乎竊聞敵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
求瑕釁耳非講和也本以逸梓宮而遣使今乃反致釁釁豈非自
取哉伏望陛下以起為心以是為戒無忘大耻無惑和議堅心定
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時不求而自和矣臣
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甚大內外臣僚章疏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

下悉以降付省三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特從官預加熟議使應
酬之間不致失誤庶無後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壽亦請
詢可否於衆檜弓白上下此語為明錄封事稱泰檜是白今侍從
臺錄今議可否也即此語耶
寶文閣直學士和台州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 中書舍人樓
焯試給事中 太常少卿兼宗政殿說書戶部權禮部侍郎兼侍

講煇固辭不拜 宗正少卿張詢為太常少卿日歷無此本寺題
名在十一月故因

尹璋改除通書
之當來本日 京東漕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

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蓋公佐所議議和割地休兵息民事
蹟有寬別無符合外國莊順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
處之未為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遷人先次供且委無反質文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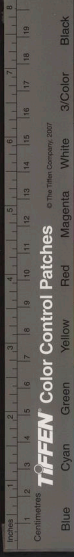
朝以為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
將臣重置典憲以為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敷上疏論不當議和上
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
宮禁尚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兵民不得休息早
夜念之何以為心所宜屈己和我以圖所欲願卿同心其克有濟
卿其保釐來使無致踈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
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魚權吏部尚書張燾言臣竊惟敵使之來欲議和
好將歸戎梓宮歸戎淵聖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
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群臣未敢以為信然國人未敢
以為信然竊考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兵甲之威也非憚我土地
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
彼自知決不能奪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務人心遂疑懼我乘
間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
為深讐非能大恩于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
上下厭兵為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敵帥屢死新帥之
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
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敵計果出於此可謂
善自謀矣陛下所以必信無疑遂欲屈而聽之也然經事體大振
古所無豈敵能為寔聞天意臣請一為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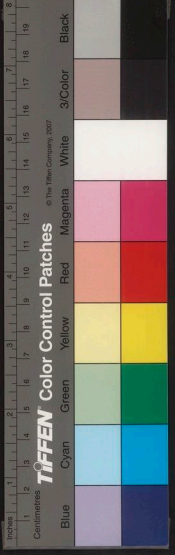
之誰能廢之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
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
替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替也歲在丁巳鄆瓊雖叛
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替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
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
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陛下姑少息之益務自修益務
自治益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
利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
患乎不能繕脩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始為聽之

而無必信可也彼使既已及境者難固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
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來使之悔罪必不復強我以難行
之禮而在戎者將以已行之禮待之則事亦何患乎不成如其初
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以必不可從之
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必知非上天堅我復讐之志乎便當責以大
義杜絕其來修政事謹邊防厲將士俟天命起而應之此臣區
區之恩見也其他利害群臣類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斷自
淵衷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而已若乃略國家之大耻置宗社
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尋狄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親和議之必
不至為敵人所給方且熟議必非詐偽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再



遣使書問虛寔而拘留其使人燾楨香謝 吏部侍郎晏敦復言
自古夷狄為中國患世皆有之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
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然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
肯與中國和好者也大金兩次遣使直許講和非常畏戎而然也且
幣重而言甘烏知非誘我也此不可不疑也陛下以祥宮未遷母
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況得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不得
休息意欲屈已就和此誠聖人之用心也然所謂屈已者當思有
益於事則小屈可為也僅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別致禍患
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既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者既
屈則必有大事來屈我矣且以目前可見者言之今所遣使以詔

諭為名僅欲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
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輿被上下之分已大定
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陛下下一兩鎮節賊
封陛下下一王號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將本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
可從乎又或下令用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用彼年號
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畧舉
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之儻謂今日許和出彼誠意或別
有道理今日小屈之後更無他事可慮則臣所不能知萬一有如
臣所言則自今以往一事有不順從者彼便可以違命之罪加我
矣尚何祥言可保必得乎皇族可保必還乎世界可保必守乎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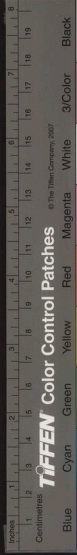
此則休息之期當益遠矣且我之所急者釋宮也宗族也而敵獨
先以地界來議則事之可疑者亦多矣何則以河為界敵亦謂我
未必能守一也使我捨江淮之險而趨平地二也西北之人懷土
者皆使散走三也如此釋宮宗族牽制我矣小有違異即釁端也
審如是則社稷之存亡在敵掌握爾陛下必欲屈己就和願陛下
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己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
陳之禍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臣又竊料身以和議為是者
必謂和議既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夫不然臣竊謂和議與
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既成之後敵之詔令必有不可從者
不免違異而敵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然則屈己之事誠不可

不審而後行也使敵知我不憚用兵則和或有可議之理然則屈
己之事似未經易許也願陛下加聖心焉 權吏部侍郎魏正言
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己者何事聞
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偽齊使之屈膝受令北面之禮靡所不
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今需於我未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
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既為金
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無拜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
內愛戴一怒于茲天命有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
人志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須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
陛下何用過為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為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



則其詭詐之情固可見矣僕或輕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為所制
說今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戎非
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
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楚人畏甲以蕃判盟前史載之詳矣
庸可不慮乎且禮經復讐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
孔子稱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下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
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顧審思宗社安
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考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
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

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
三年敵使遽至朝廷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胡騎侵
淮甸矣天啓陛下之心六師驟次江上力為戡守之具其冬魏良
臣等以使事回敵人約再遣使為息迫之語陛下悟其姦計不復
再遣敵遂引去陛下回敵師之來博詢在廷抑聞孟子有云左右
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
萬民三軍爾縉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縉
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國之大事豈可不
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教人同



來以屈己事曰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為不可亦
能覈作其氣亦望守禦之備時諸將韓世忠岳飛皆以議和為非
計故紅有是言既而紅以夏去

於卯秘書少監劉一止試起居郎 薇猷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

知平江府向子諲轉一官致仕時金人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諲
不肯拜敵詔乃上章乞致仕秦檜許之此以徐夢莘北盟會編修

劉子今續體探得銀牌即君立候詔諭過界接待使果首望北拜
奏聖宮萬福再五年詔只在位立候詔諭使馬過然後上馬隨後
行至雁中詔諭使面南廟列坐單令接待使于階下展狀躬身稱
弟子上庭跪祝詔諭使禮及所過州與官吏迎詔拜詔送詔如誦
諭使入境一州不依前約禮教即打一州其館伴依接待子禮教不
此時金使未入境但子諲聞其說再夢莘稱張過台平江子諲不
拜而請致仕蓋小
誤今修潤書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充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於道
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披金自重以為功結其說庶語檜
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邪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
乃有是命是日檜進呈上回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昏動浮言
以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蓋在上者未
有以表率之故也檜曰風俗如此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日陛下聖
躬德行多士狃於習俗未能卿化也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刑以
示勸懲庶幾丕變中興聖政臣當正等曰事有侔乎天下國家之
樂者利害豈而末明朕舍同而未審凡謀論所
到亦何怪於紛紛乎事斷者本理以論成事則紛紛者將自定矣
此蓋庶所以教民也庶與初大臣主和議而衆志之未孚甚於庶
庶之度也詩言勸衆上之所意風勵表率和責于大臣者何事不
大臣乃欲明正刑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嘗朕和議不



合風音者皆以鉤許詠刑遣其至變之言費於必勝平日之謀
以示威也豈不深負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大臣謀國甚矣

中書舍口蕙侍講蕙學士院勾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

議和力贊屈已之說以為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

從其請而外論群起何計雖定而未敢單行如淵言於檜日相公

為天下之大計而群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

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此並願罷致復擊誌修入給事

中接焜蕙直學士日歷與此今以本院題名修入侍御史蕭振權尚書工部侍

郎振乞留王庶故有是命兵部侍郎蕙權吏部尚書張蕙蕙史

館修撰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秘書少監左朝奉大夫

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未勝非秀水閣居錄云建備統兵犯相自朝走遣魏良臣奏使數問秦檜

何稱其賢不知檜初相時所陳二策其一金意也逸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布司絕除從官欲強其言耳國子監

丞王利用為秘書郎

乙巳端明殿學士韓肖胄提舉萬壽觀肖胄自常州入對遂有是

命

丙午王庶入辭命坐賜茶庶奏臣異議固切必致人言乞改除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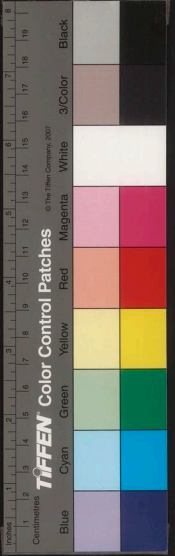
視上不許復溫言諭遣之遂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仇愈赴行

在

丁未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縉復直秘閣知常州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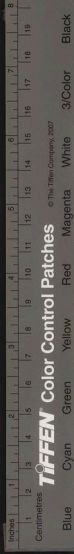
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所編集元符庚辰至宣和

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卷拜藻顯謨閣學士其屬官右



朝散郎範廷祖左宣義郎孟處義各進一官 是日樞密院編修
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
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起欺罔天聽驟得稟官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
劉豫我我劉豫臣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
之業一旦金人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高鑿不遠而倫又欲陛
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宗
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國藩臣之位
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行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
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

服果時無厭之求必知不加戒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
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相率而拜仇敵
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近日戒一屈膝則梓宮
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
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誓言而不報舍垢忍耻舉天
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也况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
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



間閩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况今國勢稍張諸將
畫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
敗之於進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前日臨海之危已萬
萬矣僅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則無故而反臣
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廡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
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
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內謗議洵洵陛
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亮岸
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尊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

曾開等引方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下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
檜之罪非狼復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
畏天下議已而今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
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
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衾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
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寔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
書謾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
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
從議之矣嗚呼奉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三

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局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銜然後竊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書奏市井間喧騰數日不足秦檜上表待罪有詔檜無罪可待乃復治事

銓選

戊申接待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邊界上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

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時上下洵洵上手劄付同陸

中稍生事當議編置

龍如湖是朝鮮云時全國遣二使携書來書曰蓋以河南之地盡歸于我者唯是使人

入界索禮過當寵共書曰詔書指吾劉曰江而見吾伴使必欲居

中而主使人於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迎其書知吾

中國迎天子詔書之禮且言敵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

下洵洵不知所為上親劄付館伴范同達中稍生事當議編置

既而敵使蕭哲與其石司徒郎張通右入境同北向再拜問戎主

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

此據報燕率從官所上疏修入疏云此故事也則是李承壽鳥使思燕之來蓋

嘗行此禮矣當時外議守謂蕭哲張

通古入境范同再拜為失禮俟再考

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言

臣訪聞敵使在路語接待范同云本國主相及軍前並使遣使之

意江南令王倫來喚我倫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事前

量又排以辨煩次行有里教教急滯滯出語不遜范同具因依申

朝廷不知既聞此語嘗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詔人從在路忘

其出入並無檢察有下節女真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將至之日夜

半押馬過臨平連曉已至江漲下節一名鄭瓊將官旁觀者多識

之此皆朝廷所當謹察不可忽者也陛下初遣使本為奉迎梓宮



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三

而王倫之還劄生和議疑其不可信故諭倫云若金國果有欲知之意當自遣使來商議倫執陛下聖意遂至哀告求請敵使得以藉口謂本無來意因倫拜告而宋陛下觀此意豈非感氣而陵我乎臣竊聞王倫前此回日所得敵書已有早退使人以圖休息之辭則今敵使豈可謂我呼之而來自當諭館伴官以此語折之也敵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招降而使者自一我境已有傲慢侵陵之語就館之後言語禮貌無遜順願陛下聖前日之說察其情偽勿輕見之或止令執政與之高議最為得體也所有敵使隨行三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放出館夫朝廷之事固有當察如行軍用間已成之謀一或漏泄為害非輕今日之事將未定

也正當大詢於國庶衆督而用之豈可但憑一市井驅儉之說而大臣不肯身任侍從不容與聞者乎臣願陛下以輔臣留身所論使事明賜宣諭以臣條所論使事悉賜降出使大臣集而省侍從官公共悉謀取其是者斷而行之無為含糊囁嚅之論以招後悔

聞此疏不得本日因范同奏事附見徐曼莘北盟會編
又有聞一疏其詞淺俗而猥狎之語辭無之今不取

是日資

政殿大學士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入辭命坐賜茶守與顯謨閣待制新知廣州張致遠皆乞黃榜以招安南諸盜許之

已酉詔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永不收叙先是朱勝非當國許儔便居儔既還浙西諫官李誼論其罪章上不行後教目乃有



是命讀以今年五月上帝不知許時何以不行也

庚戌北使書狀官行臺尚書省主簿魏千運卒于高郵軍賜白金六百兩祇通古等還乃焚其骨而歸

卒亥祕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于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寢苦枕干誓死以報徽宗皇帝顛肅皇后崩于沙漠去春凶問既至主上攀號擗踊哀動天地四海之內若喪考妣相公身拜元樞不以此時違白大晨乘六軍痛憤之情與之縞素揮戈北向以治女真反天逆常之罪願遣一王倫者果辭厚幣以請梓宮甚矣謀之顛錯也春秋之法讐不復讎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于不得其死而不

復讐之討賊使神靈幽寃抱恨於地下而不得伸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于天下後世未發聞幣遣使祈哀請命以來梓宮於魍魎之手者也女真用是知我無復讐之心可以肆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於再至於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亦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倫之言曰女真欲以梓宮母后滿聖皇帝中原境土悉歸於我審如是豈惟足以解吾君終身之憂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願也然自王者述熄五伯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誠信之道望於讐敵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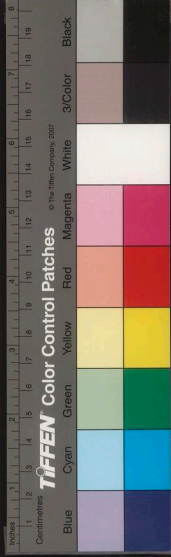


有禮且諱日之報與不報在彼無毫釐利害至不難從之
我之懇請屢矣而宥無聞焉於其至易者尚不我從則其他可知
矣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必誌志而深譏之其法
嚴矣女真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犯汴都
其不可信一也既而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
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
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歛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劫之而
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
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已藏發詭而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
與我如此之厚哉或者謂金主初立粘罕已死親族離叛契丹復

振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仇以免南顧之患豈其然乎
自劉豫既廢之後我益畏縮遠屏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陣
於我哉是深謀長計欲不費一鏖而坐收混一之功耳聞其使稱
詔諭拔冊命而來使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
從乎其不可從也反而事讐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
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
宮屈為皇太后屈為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神
於一日志願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
之前乎誠使一旦拜愛女真之詔冊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頒女真
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宋



君臣上下雖欲求備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顛庸之梓宮逆無地可葬母后滿聖之輦輅逆無家可歸矣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烟公大忠之節乎晉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狙上晉大夫征縉以輔孺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強秦此方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存弟之念奈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敵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宮母后滿聖而加兵於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孰今生殺皆手於其手設若擁梓宮母后滿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吾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于而國乃遺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譬罪來問將何以待之寧至如此則前日所以順從其意者非特無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既敗雖欲兵之不用其可得乎為之和之說者必曰今雖誨和而邊備寔未嘗弛必無意外之患以如圭觀之朝廷以議和之故謂謀臣猛將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併之於驕庸之帥又將包羞忍耻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心殆若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者而謂之不恥邊備是內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億兆之象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



君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
已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因此拒敵不為無
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眾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廟
瘡痕之餘共雪父兄之耻乃不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
下之情贊成主上受分此屈辱有如奪碓因眾心之憤擁教十萬
之眾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宣和靖康以來為女
真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於鋒鏑恨不得
女真之肉嚼而食之今相公反愛信之如天屬之親萬口籍籍扼
腕忿怒莫不歸罪於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
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怒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國

志士仁人之所願為也若犯眾怒陷吾君於不義政忍不惟怨謗
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
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若曰聖意鑒確臣下莫之能回
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答 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昭州編
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
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此據秦檜奏
疏所載上語於是檜與秦知
政事孫近言臣等此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若欲接納適中可以
經久朝廷之體肯在慎密不敢漏言聞銓上章亟訟蓋緣臣等識
淺望重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眾聽詔答曰卿等
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憂疑道路未詳



其本末至彼小使輕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書銓
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責得和好久
遠胡銓身為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
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衆劫朝廷可追與出身以來文字除
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叙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
候到具月日間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衆
之意時銓妄孛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避行而臨安已遣人械
送賊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初今所刑定官方疇見吏部侍郎
晏敦復為銓求後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
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
復即往見守臣後猷聞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

宗朝言事官被譴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壬子左通直郎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既寬斥秦檜梓近又
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若重加寬責於臣等方義有所不安欲

望聖慈更加寬宥有臺諫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

銓聖昭州監倉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鄭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
請和知廟當集悔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

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

即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此日銓自改武略論書及紹興正論
參修登稱秦檜極近鄭剛中李誼勾

罷如湖夜半同上殿引致上稍齊威待免昭州之從而日歷及他
書皆不載登諫文字銓自記但謂如淵為給事中則誤耳正



論云陳剛中任寺丞而銓所記以為觀院二書不同考之日曆六年四月丙午左宣教郎陳剛中除大府寺丞替王師心成資闕而今大府寺題名時無二人姓名蓋中間有寺待次者皆有罷政也觀院題名起於紹興十六年亦無剛中姓名今且從銓所記俟考剛中始興十年八月士申行遣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興義薨于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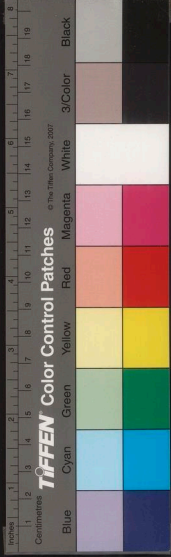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十月有二月按是自於丑朔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秦朝請從所請也 中衛大夫貴州防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統制杜琳降橫行逸那二官琳擅遣士卒過淮採薪為敵人掩執以去韓世忠劾之故有是命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楮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為國信計議副使楮既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楮入對奏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絲有權顧所忌如何耳過經事而可以守常



論云陳剛中任寺丞而銓所記以為觀院二書不同考之日曆六年四月丙午左宣徽郎陳剛中除大府寺丞替王師心成資闕而今大府寺題名時無二人姓名蓋中間有寺待次者皆有罷政也觀院題名起於紹興十六年亦無剛中姓名今且從銓所記俟考剛中始興十年八月士申行遣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興義薨于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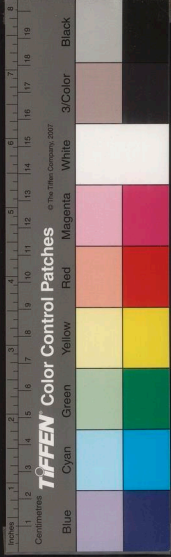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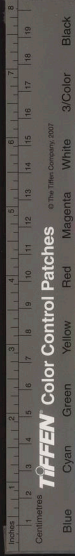
紹興八年十月有二月按是自於丑朔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秦朝請從所請也 中衛大夫貴州防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統制杜琳降橫行逸那二官琳擅遣士卒過淮採薪為敵人掩執以去韓世忠劾之故有是命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楮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為國信計議副使楮既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楮入對奏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絲有權顧所忌如何耳過經事而可以守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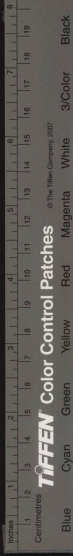
則何以權為遭變事而斬於有濟烏可捨權而不用為國家自靖
康以來敵人南侵二聖北狩族屬臣民隨寓沙漠宗廟陵寢遠居
偽境繼而太上皇帝訃至梓宮未還豈獨陛下姜牆之念造次不
忘凡百臣子孰不痛憤昨緣朝廷遣請上皇梓宮使還道敵人講
和之言從而應之往返通好窳聞比有許還地歸梓宮之報然索
禮太高朝廷未有所處使人講境上而看於過界道途之議皆云
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說欲欲養兵以
示威臣恐此聲若出萬一有妨和議則幾會何時可復得耶使金
人無還地歸梓宮之意固不敢自屈以奉彼如或有之是陛下之
屈迫為父母兄弟宗廟陵寢祖宗境土族屬臣民而屈耳為父母

兄弟宗廟陵寢是屈而行孝弟也為祖宗境土族屬臣民屈而施
仁慈也陛下少降其禮而能返父母兄弟族屬臣民於舊都還祖
宗境上於版籍復陵寢於邦內一舉而兼備孝弟仁慈之四德雖
自古帝王之用心何以加於此乎然則所謂屈者豈真我辱哉循
斯項之權耳迺伸之階也會稽之後勾踐屈於吳王卒能破吳鴻
門之會高祖屈於項羽卒能興漢然則茲屈也非所以為伸歟假
如諸大將不許陛下降禮以就之自非同心協謀一戎衣可以空
敵庭然後上皇梓宮可還太后淵聖盡輿可復族屬臣民可返宗
廟陵寢可安臣恐敵廷未易遽空也惜能空之兩國又須交兵朕
害億萬生靈之性命而後底定豈若不血一兩而遂如所欲乎臣



願陛下母威士大夫之言母徇諸將之議斷自湘衷度利多害少則行之儻陛下頃少降萬乘之尊果得金人革心歸上皇之梓宮還太母淵聖之靈駕返我族屬臣民復我故疆境土則是陛下於十有餘年渺茫懷想之中一日之間母子兄弟復得相見宗廟陵寢復得奉祀族屬臣民復得綏睦臣謂累世南面之樂未有如陛下今日之樂也臣所以不避忌諱而妄為陛下陳之雖然自古和不能獨成有感然後能成其和而有威其和乃固如專任和而廢威使彼以信來夫復何疑其或絕之以詐將何以待之哉臣願陛下論使人篤於諱和勅將帥嚴於脩脩青效於使人歸功於將帥降禮以成和議嚴備以回和好如是則有萬全之功無不測之患矣上覽疏即日除檄改官與王倫俯見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躬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甲辭而遣使不雜屈已徒以為親雖恚意於經營終未得其要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謀好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凌寢在遠梓宮未還傷宮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所慮務適厥中既朝思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庶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乘庶陞之儀遽上封章肆為亮愕初投匭而未出已騰藁而四傳華倡陵犯之風陰懷刻特之計儻誠心於體國但合齷志惟專意於取名故茲眩眾閱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無國可久



欽定四庫全書

之大計時秦檜忍言者不已故白上下此詔以戒諭之 檢校傳

慶遠軍節度使郭仲荀提舉醴泉觀仲荀既入見遂有是命

尚書戶部員外郎錢觀復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觀復性資陰

狠臺鞏教論其短執政庇而留之劉大中喪子觀復隨其柩宿於

城外庶耻不立故紕

丁巳太府少卿耿自求直顯謨閣知常州 軍器監丞李若虛守

尚書戶部員外郎 真嶽猷閣提舉華州雲臺觀汪召嗣知撫州

戊午秦檜奏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

國信如不受封冊不遣使皆當先事言之上曰朕受祖宗二百

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肯受其封冊魚書疆之後兩國

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

朕計已定 觀文殿大學士從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剛言臣竊見

朝廷遣王侑使金國奉迎梓宮注近屢矣今侑之歸與金使偕乃

以江南詔諭為名不看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

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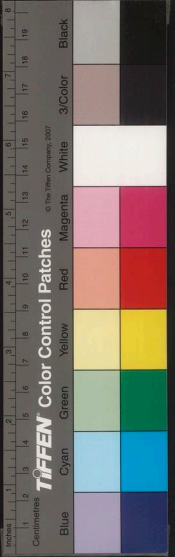
光復舊業自成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

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帛無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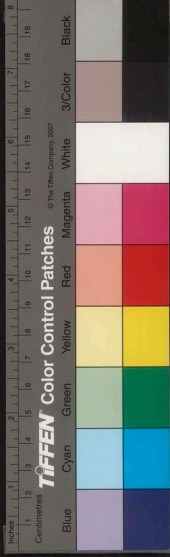
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

年春兩宮出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適返初不得其要約今

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責



定已自垂長則其所以因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語而可知臣在
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選
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
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文約求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覲
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款四也必文約求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覲
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
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
已也必縱有號召或使親近拜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
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峻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
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選求可以無後悔
者非愚則誑也使國家之勢卑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
亦無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
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
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
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 試尚書
禮部侍郎曾開充竇文閣待制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
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
論存亡爾檜矍然驚其言而而罷遂命出守聞辭改提舉江州太
平觀 左奉議郎林待聘試太府少卿 進士顏師與特補右迪功
郎師與卓兄也上以真鄉故官卓等三人卓遂死故改命焉 故



左中大夫李回再復資政殿學士以其妻郭氏訟劉大中挾情報
恣也兵部侍郎魚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回嘗受張邦昌偽命執政
今來恩命竊恐公議紛然不允詔劉大中初劾無寔盡還職名依
條頗恩澤其從偽一節竦與范宗尹謝克家別取肯綮檜恨二人
不已故因事及之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
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
若同押榜浮議息上乃許之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上疏以振紀

綱辦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度厚風俗去文且七事為獻詔三省
樞密院常切遵守先是有言觀文殿學士蓋度提舉萬壽觀赴行

在如淵入對論度已試固功難以更加器使上曰朕蓋欲遣度奉

使上又厲聲曰在朝莫更有小人如淵曰如越鼎為相鑿盡紀綱

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

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美職喜罷去上曰卿如何不

論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度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

語願陛下不惜度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一容臣為陛下

別白之上色稍解翌日以度知嚴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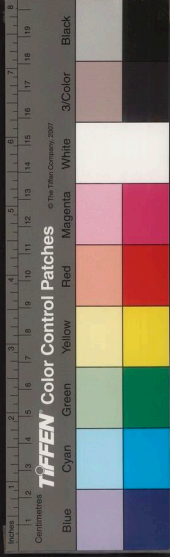
孟度初召及除日歷全不見

據如淵退朝錄云爾今因如

淵上致府書之以事者之必在劉大中未落職

之前大中落職在癸亥去此四日事亦相近也

癸亥秦檜奏呂本中行趙鼎修哲宗史成遷特進詞云謂合奉晉
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為首相於議和通使未嘗不僉同議



論今命詞如此昔烏風肯欲窺伺和議之不成為脫身之計上因
論已百年金人南鶩之時烏為臺臣尚欲與金人畫江為界當時
傅言全國遣使未遂留烏於四明橋伴既而盧伸自軍中窺非金
使也烏追見朕於章安鎮當時豈以議和為非此事張守備見今
守赴江西大帥去尚未還卿可遣書問之檜曰便可錄此聖語付
史館按日歷又云臣等送宗欵上明旨殿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劉大中落職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再論其不孝也制日
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莫不羞稱不孝豈有居儀刑
之重任為名教之罪人民間具瞻朕有逸罰大中頃有過聽擢
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大用忘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矍煙

不同寢疾弗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人難無親戚所切齒其詞起
居郎權中書舍人劉一止所作也 尚書駕部員外郎王居修罷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論居修緣大臣姻故違叨郎選故黜之 布
衣姚舉上書詔使束帛

甲子詔太府寺丞莫將所上封事通曉世務議論可求令閣門引
見上殿將之書曰臣竊見近者金使求聘且許交河南地界還梓
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得然蓋以為詐已而見行人過索禮儀
又肆聽度之說何衆人之難曉一至是乎且夙夜以思天之所以
統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聽度之說少眩聖意陛下惜一日之屈
而隨其初心臣聞夷狄亂華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

其相吞滅者皆夷狄耳符豈一舉而則於合肥李靖謂非謝元之善乃符豈之不善蓋時為慕容廆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謂養吾兵威一舉而足以滅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踐之策違孝於父母致恭於兄弟敢眩於九族一舉而恚如吾志此天相陛下之明檢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危道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慮也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冗於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饋餉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怵惕之勞顧不可乎今閩市重餉高賈不通財賄虛錢竇空乏公私掃地亦立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高可漸通錢可漸增變驚擾之習為阜民歸遷徙之勞為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喻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清和者謀也卑辭而益幣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靖敵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倘徯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倍非卑辭也敵以和應出於寬矣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耳非譎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臣於此多有說焉使復奏清閑之燕以卑其說非特臣之幸寔天下之幸

及少上列職名要錄

乙丑詔給興府南班不帶選郎宗室十八員嚴撥上供米五百斛
令同判大宗正事士儂均給之以士儂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糶
故 歲獻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錢伯言卒于嚴州

丙寅資政殿學士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御
史中丞勾龍如淵論庶之罪以為薦用非人屢遭繳駁而歸罪後
驕蹇自恣不下堂廡而徇見從官傾耳側足世幸王倫不還和議
不成使人及境而色大沮於是始有求去之請也庶本趙鼎所薦
方劉大中而去庶己不安鼎去將去庶愈不安變詐百出營救萬
方謂鼎不逐朝臣為不成宰相手段交結張戒一日曰此子不了
得一事及其去也乃敢冒言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伏望聖行實

削以明庶歎君固上愚妾天下之罪制曰庶大言以惑眾小智以
飾器既立異之許旋有懷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
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由遂欲狀身而整魯第務死黨寧知有君其
詞亦劉一止所行也尚書考功員外郎李彌正禮部員外郎高開
並罷御史論彌正開與修神祖寔錄元豐之法元祐之政二事也
范冲以元祐史臣之論而膺論撰之職則雖曰盡公終亦致疑此
趙鼎之失也厥書既成閱日已久縱有得失後之作史者尚得而
去取之必建重修之議此張浚之過也彌正舊校勘官閣為史官
本非所長者也至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罷為不易逢之機
閱以前日之舉為不得已之事誕謾反覆以儒濟茲伏望特行罷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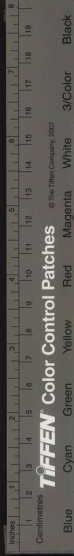


魏志卷之五

魏志卷之五

魏志卷之五

然以戒在位故二人並罷日歷直作臣察上言而有樞密院編
修官趙雍上書曰臣伏見金使到闕朝見之禮彌旬未決宰執臺
諫定長久之策未得其中意者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兄在遠急於
近見或欲少抑禮節以全大倫此宜羣臣庶民仰體聖慈克贊孝
心何若立為異論然中國夷狄誠不可亂其禮且金人之禍十五
年矣始者我不習兵望氣莽潰其後民心銜痛願雪國耻淮上屢
勝金有懼我死戰之師是以去春哭我以上皇之喪今歲示我以
豫賊之廢使我遭圍云計則宅憂而祀征伐喜廢豫賊則釋怨而
望和好彼淺近陋隘之術而大臣不能洞照其姦猥相與從事
於遣使彼得以忘我之事我無以乘彼之隙王倫一行使肯屢變
反令遼求時見奴主錯亂冠屨易置天傾地覆莫甚於此名號一
屈尚可望號令海縣責備臣節休息盜賊團結人心哉况金人肆
禍亘古無比我乃覓一介之使忘千百年無窮之耻更欲自屈不
知其可也周赧王時秦強楚弱楚顧和秦約之武關比其至也閉
關奪之使効藩臣之禮居三年懷王發病卒秦歸其喪太子畏秦
復娶秦女以和先正司馬光曰秦之不通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
之不親也思其父而昏其誓彼之約我以渺茫之梓宮叔我以難
從之稱號母兄未見乃先事讐均之二策孰為得失乎天子之孝
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雪難雪之耻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威
立法制為匹夫匹婦復誓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下之職而羣公



及少以才學空要

所當盡心也若膝一屈則禮經掃地拜戎不暇一歲遣使再歲遣使三歲遣使國力大矣所議無期費歲月殫財計失人心我之九廟盡在臣妾當此之時陛下雖欲長侍母兄度可如意乎為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為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使拜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小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臣不勝甚幸

雍所上疏未得月日且附以或移附金使出入之前

丁卯左宣教郎王揚英為太常博士楊英丹陽人獻所著韻底箴十二篇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申國信計議使王倫言金使作詔諭江南四字名目不正秦檜

曰酒是見得國書恐封冊事非使上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日歷大臣秦檜奏曰陛下雙守此兩句臣謹按不之手其意欲逆責於後世而妄為此詭詞今不取倫又言胡銓上書有欲誅臣乞正鼎鑊之罪以解煩言詔倫無罪可待

己巳王倫馮檜同班入對 湖北京西宣德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走選差若昏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入對先是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王都堂見秦檜曰以主上受金書欲行屈己之禮萬一軍民洵洵將若之何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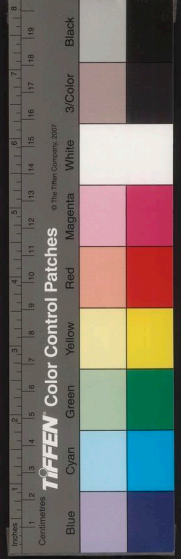


及少上才取李要錄

至御史臺以其副上如淵且言今三大將在外它日見責以爾等
為宿衛之臣乃今上行此禮不知何詞以對如淵告以諸公不須
爾他日第令計議使國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教沂中等以
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幸如淵具以其言入奏且言今日和
議寔陛下以徽宗顯庸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
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使貴書而來
儻若不受必至歸由於我一日興師彼則有解此和議固不可壞
而禮文之間動輒過當若不度利害勉而從之則堂堂中國一旦
遂為敵人屈己如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復商議取得敵書
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侯以此而

付之此並據如調建朝錄修入如實所記又曰如淵請對餘取敵
謂却堂覆宰政說問官家受敵書必欲行屈己之禮萬一軍民洶
洶即某等彈壓不得有一劄子今將副本呈呈且云此亦非某等
生事蓋緣有大成三簡在外它日問果等云兩等為宿衛之臣如
何却使官家行此禮教不知使某等如何辭對其所說大抵三簡
蓋謂朝世忠張致岳飛也此言雖似使持然亦此事決大利害誠
不可輕議臣告以某公不須如此他日只是令王倫取敵書納入
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教三人者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
幸臣所見惟是令倫早開論使人取得敵書納入最為良策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秦淅漢
江鄂以至荆襄閩峽之地不過二千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
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收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
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勅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熊克小歷繫之
庶午蓋竹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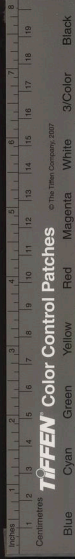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諸路月椿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
元降指揮許取撥應干上供封樁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
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樁辦加此州縣尚自應辦
不足今江西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
拘收不許取撥致民不堪命欲下諸路應月椿錢許將諸色錢樁
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壙畝之民不致失業光又奏今日
急務莫切於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回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
存其名者未易槩舉姑論其大者二事常平之法本出於漢耿壽
昌今州縣錢穀有屬常平曰者名色非一志縱於戶部石曹今乃
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顧又別差主管官一員有

司莫知適從錢穀因致失備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
都歸餉為職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今乃以糶買事委之其本錢無
慮五六百萬緡皆從朝廷給降此國用所以益窘也望罷常平主
管官依舊令香鹽司兼顧罷發運司其糶賣經制等事令戶部侍
郎專顧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秦檜進呈上曰月椿事朕
數為越俎言之弗不以為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
朕面祕書省著作郎胡理尚書司勳員外郎並文館校勘朱松祕
書省著作佐郎張廣慶景夏祕書省正字並文館校勘常明范如
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許間陛下方宅大
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藉藉審加此是將辱在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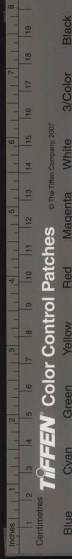
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特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
宋宗社死之為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或難臣者
曰彼將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質
以要我大義以動我全國人願顛望之十年而未致者曾無亡矢
遺鏃之費一朝而獲十路使主上為是一稽顙屈膝為宜所無愛
也豈與夫新垣衍帝秦倉猝之謀張儀捭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日
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榮陽戲阜之間嘗置太公祖上約高祖降矣
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遷屈則分羹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
非劉氏有矣惟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上下戮力
焉故至於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而割東西鴻溝

之約自至太公呂后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迫而與我連
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闕
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撤而戊卒各不下數萬未有可圖之釁彼
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幡然若是何為也哉顧易曉
爾彼狙夫鷹食之威動則得志而我甚易忍故喜為和之說以侮
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為
和之說以撓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慮使之至無已特蓋坐弊
敵國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今年
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子產之言曰用弊必有兩百
而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禪竭膏血以養鬻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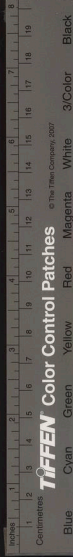
之兵七戍不用，齮其憤，緩急則曰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衝人金之和使兵家用一勝百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故至於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敵使講和之得策，其禍亦可勝道哉。而况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狼子野心，鳴鏑於父子之親，而乃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疎矣。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犯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解緩我共戴天之讐，言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曾閱之行，受夷狄之侮，不過曰使復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惶恤其他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

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難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在淵？聖皇帝何在，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衆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人者，苟或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高避之哉？劉豫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倫之在金為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况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竦遠小臣，然於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粟，無以很大賜情，地理極義，不受身，冒千雷震，甘俟谷。



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如主又言臣竊謂徽宗顯肅之
聖母后淵聖之意所以養養烏庶幾歸得者以陛下身為皇帝有
國有家故也陛下不顧安危輕身以從讐則我國家將為讐敵所
有陛下雖欲求指身之所且不可得梓宮輦輅其將安歸女真自
以於陛下為不共戴天之讐雖陛下未能即日報復寧不慮陛下
他日終為之害乎其所以揚言欲以梓宮母后淵聖志歸於我者
豈誠然是欲以計取陛下而除己之害爾陛下縱不愛舅奈宗廟
何奈梓宮皇太后何奈淵聖何今女直之使以詔諭江南為名要
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
有聽陛下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萬一陛下啼天下之情屈身

於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勿謂屈一已便可以得
女真之懽心彼其無厭之求寧有窮已設若擁梓宮而南遊六飛
秦迎于境或強吾母后淵聖為乎書以召陛下會于大河之北或
欲易吾之將相去其所惡而用其所愛又欲使其腹心之臣來預
吾之政事如監于方伯之國者又欲使吾散遣戍卒之兵平治險
隘以利其戒車能從事乎凡此數者一有不從忿怒之兵必不旋踵
而至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諭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
之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若臨敵表裏以進
必足以防侵軼之患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
梓宮終有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鴟原之難陞



卷之三十三

下終得逸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忌耻事儲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為不可而如圭與玉庶嘗開戶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宣言之尤力

彌遜庭宣奏疏未得本當劫求錄入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肖胄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乙亥以肖胄為大金奏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愐副之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統制本路屯駐軍馬魯和仲罷以參知政事李勣光其輕桃安作也

丙子金國詔諭使尚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廢舊軍簽書宣徽院

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監

察御史施庭臣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

朝元贊成郭丁

記施庭臣除侍御史入謝曰陳在朝無不慮家親權至此太上

日御勾請所當弗以相語耶此與張憲初疏所云全不同今不取

命下中外駭愕 詔左衛奉大夫沈該送人陳懇上書可採愆改

合入官該令閣門引見上殿以該獻書言和議也 兵部侍郎權

吏部尚書張燾言陛下信王倫之虛詞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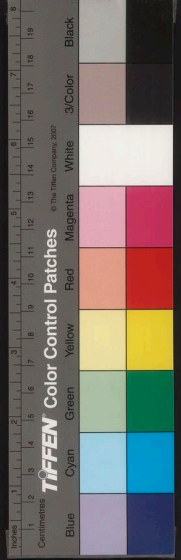
行禮羣臣震懼踰躅固措仰惟聖孝通於神明固可使異類革心

惟我之聽然必已得稔言已得母后已得宗族乃始可議彼此通

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凡陛下之所願欲而加於聖心者當是時也在庭之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乎為臣如此何以生為臣是以避
鉄戣之誅再干天聽伏望陛下俯詢輿情稍寬聖慮毋務欲速統
以圖之天下幸甚 御文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頴殿中

侍御史鄭剛中請至都堂與宰執議事初如淵既見上陳啟獻書
之策後數日但聞朝論決欲行屈己之禮軍民時出不平之語聞

之有可駭者上自大臣下至百執事朝夕惴惴恐此禮一行或意
外之變閭閻百姓有終久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潤會稽之間民忠

不安於是入奏同誼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在法許甚
諫見宰執尚議否曰有如淵取視之果然乃入奏之即日有旨並

許之此據如淵退朝錄修入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通古果時上
與秦翰已議定而朝臣猶未允請通古要與人主抗禮又欲

上面拜金國之語議未定故
通古在館多日未得引見
以為腹心而信之如著龜者也今其為言自己二三事之倪端益

亦可見更為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愛
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耻以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遺發諭以必

得事實之意告其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
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所以振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

復誘我以虛辭則是包藏然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場自治自
強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為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

少息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惠陛下不為而
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為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哉翔我



將士沒骨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放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
有餘矣釋此不為甘心卑辱之事臣切惑之仰惟陛下脫身艱難
苦危之中保有國祚一紀于茲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
屈已之議上下皆已解節體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
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
敢自同衆人自用輒敢盡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同當死不
敢正而使陛下受屈辱之耻罪亦當死所有施庭臣莫將降命更
合取自聖旨指揮一止亦言將丞九列驟級從班人以為將上書
附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以臣自為地
而不忠乞併臣罷之於是將廷臣昏不敢拜時盡既力詠拜詔之

議秦檜患之素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遊托疾在告檜使給事中魚
樞直學士院樓詔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使途
耳公疾平宜早出憲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乃不主和議
者若使草圖書宦能曲徇意指哉盡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
其去在哉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
後盡行述所載氣秦施廷臣等除命事與安敦復行武全同而魏
之證據以此秦為盡所作是時盡以兵符並權走部尚書而取後
為左選侍郎以事考是日臺諫官勾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事
之則二人同上也

秦檜曰若王倫高堂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亦
嘗率易一文字請相公奉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
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教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



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召國信計議王倫副使馮檄至都堂如滿語倫曰公為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必有同敵使到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則此不敢不勉

戊寅如滿與李誼入對上曰士大夫但為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上辭色俱厲如滿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誼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將來與之高議取其穩當乃可上不容久之曰王倫本奉使至此亦特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來求去去則無害它日金人只求朕豈來求秦檜二十七日已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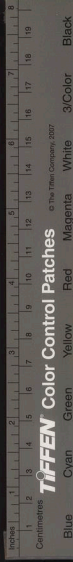
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使人高議以一二策動之使人惶恐遂許明日上詔宥

丁丑詔大金遣使前來止為盡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成議和許還梓宮母兄親族餘無須索盧士民不知妾煽惑令尚書省榜諭

起居郎劉一止試中書舍人司農寺丞竊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將入對遂有是命都有輟黃下吏部試兵部侍郎蓋程吏部

尚書張燾試吏部侍郎晏款復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已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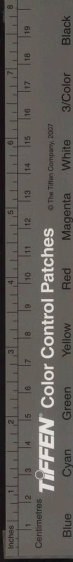
收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者自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



幾天聽可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花廷臣乃務迎合獻啟
重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之耻覈定定罪殆不
容誅乃由察官起擢柱史夫御鹿府朝廷網紀之地而陛下耳目
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衆論回已噴鄙之
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
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系國家之綱紀哉陛下之耳目乎
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
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矣所
不為陛下奈何處與此輩新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孔
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愠也今如滿庭臣將羣慚已成羣豈國家之

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社羣柱之問天下幸甚
於議和則王倫寔為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款就
館見使人受國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時欲行此禮宰臣秦檜未
有以處因問給事中始焰舉書諒陰三年不可言之句以對檜悟
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即館中受書以歸敵使始知朝廷有此
聞之於王師愈此並據如淵退朝朝入如滿又言講和之事繫國利害禮文

之間所當商榷其如大議蓋已素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沈
該輕環俗子素無循行近因上書亦莽召對深慮希進之人迎合
聖意自此妄有陳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為害不細望賜寢
罷先是張燾墨敎因論施庭臣莫時除命亦言該旺走不當由冗



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徵召對至是遂寢 尚書右司員外郎范同直寶文閣提點兩浙

已邠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福進梁汝嘉兵部侍郎魚史
館修撰魚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魚直學士院樓焯中書舍人

魚資善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

對按此特兵部侍郎吳表臣備仲新除中書舍人劉一上奏曰臣

對止權程節侍郎尹瑛起居節奠時未上故從官止此聞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

而成違衆而賦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

為可民庶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如是而求成臣嘗竊感之仰

惟陛下獨以為可者謂新言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

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可以為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待虛文以

來而拜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為卑

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論又不可不

從使天誘其衷敵果悔禍惟戒之從而拜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

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

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遽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

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戒之為國日後月削遂

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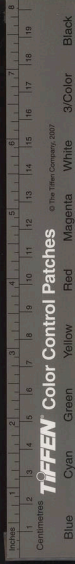
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如此雖使者一屈猶

為之不平况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



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
曰衆怨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
竊聞輿議不敢紙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後國之不
勝幸甚上覽奏恹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
如此然朕不必至為敵所紿方且惑議若決非詐偽然後可從如
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密問虛實盡等頓首謝奏盡所草也
新除權禮部侍郎魚侍讀尹溥言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亘古未
聞中國無人致以備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
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
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儼兆之心

無有離異遠近愛國勢可保設若心心輕搖豈至今日前年徽宗
皇帝寧德皇后崩閭處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
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敵意益
驕謂我無人乃再反和議於今日意欲稽國混一臣憂中國陛下
必為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
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慮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
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
族在人掌握不知敵人之情專尚姦詐敵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
帑藏歛及百姓感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
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譏



而觀其肯和以舒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及兵之義乎
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庭復
使陛下北而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且
猶不可况寔降乎臣竊謂陛下痛惜之或以為金國內亂懼被虜
已故為甘言已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訓厲號令中嚴賞罰鼓士
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之為務時近臣皆入燭以疾因解新命
乃上此疏及移書秦檜言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
日益強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辱
侵陵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護聞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
發究生心大勢奈何將見敵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
歸咎願相公從容榻前力陳大計以謂敵人我與有不戴天之讐言
靖康以來屢頃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寃實怨誣兵自困自斃豈
真息為此議此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
有年然亦自是未聞敵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簡閣不
祥天下之人痛恨功骨則敵人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
此望於相公覲有以草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
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而
使主人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才義
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才義之語乃
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人使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

從官既對上召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動

之通古亦恐遂請明日此據匈奴錄或曰特欲行此禮檜未有以

處回問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焯焯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

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此據熙克小歷案以上

如調謀國書時已約畧載又此處又通古猶索百官備禮迎其書

為記通古允校國書緣起及之通古猶索百官備禮迎其書

檜乃命三省樞密院使朝服乘馬導從通古來至上北而拜詔朝

走議未定或請烈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詔書于其中韓之至於紛

紛不定者累日通古至備五露也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秦

檜獨主其事坐于待漏院中員王路于殿門之外命三省使眼

絲服歸樞密院使服紫腰金魚尾靴使人出則或道或從使人

以為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馳驅長入殿門有親言官一人

為露敵使蕭林擊其商傷竟不肯放通古所持詔共詞不遜上皆

適古警報厚時上持以皇太台故術從敵約而檜必欲屈已天下

符之紹興議和錄武金人國書畧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體兵意

于是已行廢黜况與敵國絕絕世聖人所尚通以河南之地俾為

主云云今累根取附見或前去亦不可中興聖武何傾危繼彼秦

檜何人再用臣已言戰者作臣已言戰者作臣已言戰者作臣已言

時之將臣將臣以為不可上自宰執下至侍從量諫內而卿監即

官外而監司即守皆以為不可王倫安誘金使移書檜慢且以詔

諭江南為名是欲往安我也而吾國合垢若耻畧不校藩府則

矣洪澤刻金使以壞和之謀安孰復不以身計謀國有到老愈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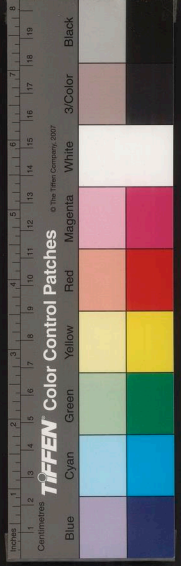
之性竟亦不能以沮成說也從如主有口檜不病狂奈何有此檜

盡亦知所及矣夫以魚庭分議竟不能奪一檜之議者其有說思

應之言有以聖人主之心嗟夫秦檜倡和議而藉口于孝悌是以

秦京欲行始遂而借經志廷事之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不悛而

異也然而天聽俯順舉議與移蓋亦有說耳彼諸公以講學述之說無



則可懼愈甚皆至論也一人之私不能以勝千萬人之公雅禮亦未如此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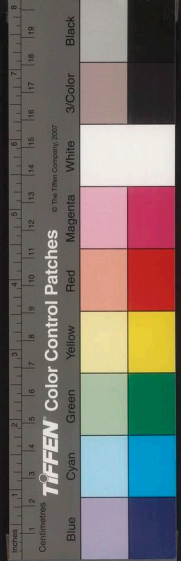
車已御史中丞勾如淵古今和議已定將遣某使又將遣某使自時厥後歲必再三而使者冠蓋益相望於途矣欲特望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奉酌中制符所得恩例凡使者左備及至界首有比舊減三分之一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破度幾久而可行詔三省樞密院照會

是月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祕書少監日歷無此今以本者題名附入恨

恨蠻王歷陞犯嘉州忠顯寨將茹大猷以歸虛恨乃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為虛以後為恨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百里墟落數十天禧以前朝廷歲

以酒食犒勞嘉祐間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之紹聖間乞於嘉州傳易不許至是遣其徒來忠鎮寨為漢人所殺蠻益讐恨有判官田二三本新津縣史也亡命蠻中堂悲歷階為邊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郎延既隔第六將李世輔為

金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敵廢偽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領過等潛謀遣使臣白彥忠等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為外應是冬左監軍撒離曷自大同之陝西見左都監板朶議割地事撒離曷每過郡邑必酒使將吏妻女侍飲世輔念之比過同州世輔乃偽稱足疾伏兵州廨因攜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撒離曷上馬欲以南歸敵騎追及之世輔與親校崔臯石





跋忠等教十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眾世輔謂

曰迫我急即急殺之矣故敵騎尾而不迫世輔度眾寡不敵乃解

撒離曷縛折箭為誓縱之使去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敵人

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家

百餘人皆為敵所獲也世輔清潤人也徐夢莘北盟會編云世輔

為其下告變于折合字董世忠叛殺金人而元帥撒離喝來同州

謀殺世輔世輔兵州解脫撒離喝率兵走甲連撒離喝亂世輔曰

欲觀我何姓也世輔曰往江南歸大宗兵撒離喝曰若往江南江

南與大金謀和以河南之地許歸江南江南喜於得地諾和必送

我中取出一則字即害矣世輔曰何以為信撒離喝曰乃於近體諸

撒離喝令去世輔出奔金人金人所追且行鐵貫其下皆盡金人逆

殺世輔一家親屬此所云與諸書異不同但夢華錄今年五月恐

太早熊克小雅崇之今秋今從飛雁節據附錄在冬吏簡家考世

輔行史稱撒離喝召公計事公器不利於已移疾不往撒離喝怒

願兵數百人欲以機公以祿淮齊要考之撒離喝是行乃固見故

來計事非為機世輔而出孟行述容有潤色也行述又稱世輔與

撒離喝折三箭為誓令翼子聖還種

是歲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資州廣安軍創清酒

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給舊成都都酒務許人戶買撲必認歲課

為錢四萬八千餘給建炎二年額趙開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萬六千

餘給紹興元年及世將改為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益增加至五十

四萬八千餘給紹興二十年額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為三十九萬餘

緡詳熙二年於是隔槽之法已壞諸郡漸變為官監而民戶坊場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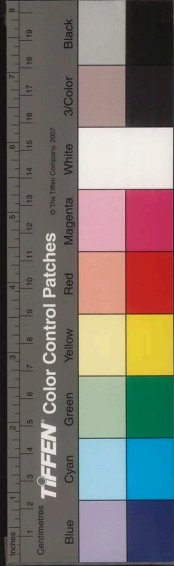
以三年一榜賣公私俱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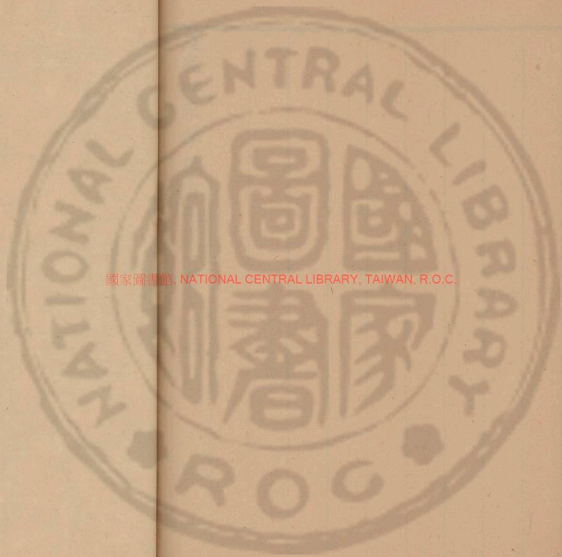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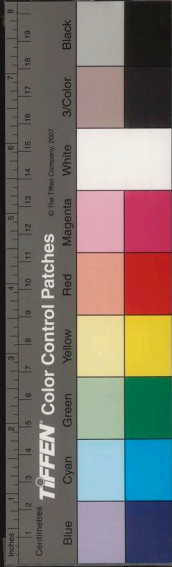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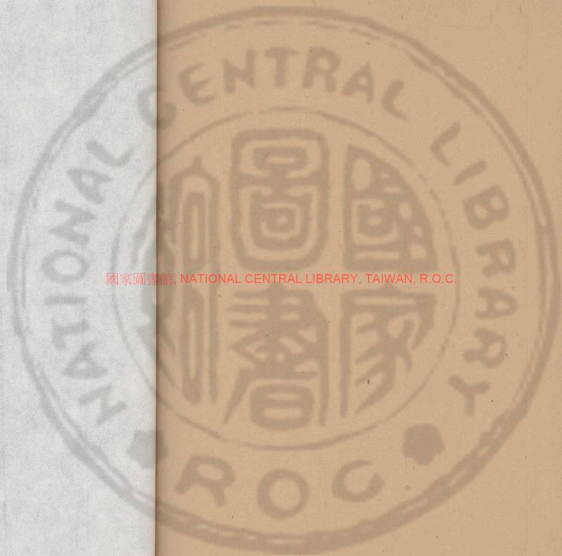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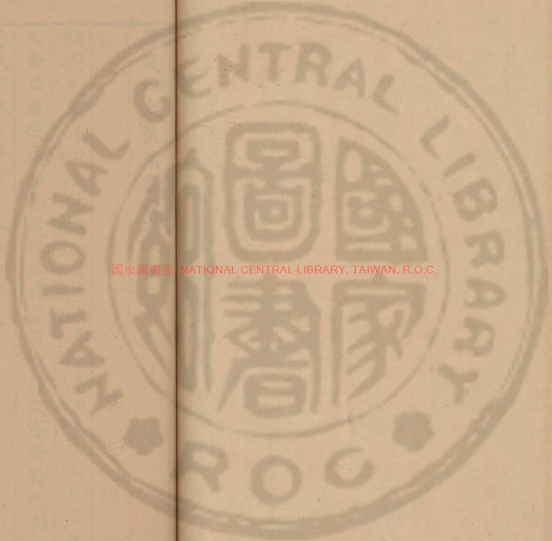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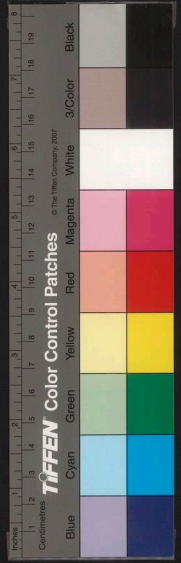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D.O.C.



2392696 v.3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

歲次己未金熙宗宣天春二年時己未春正月壬午朔詔定都臨安故自此歲首不書上所在

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於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司農卿充伴送使 侍御史施庭臣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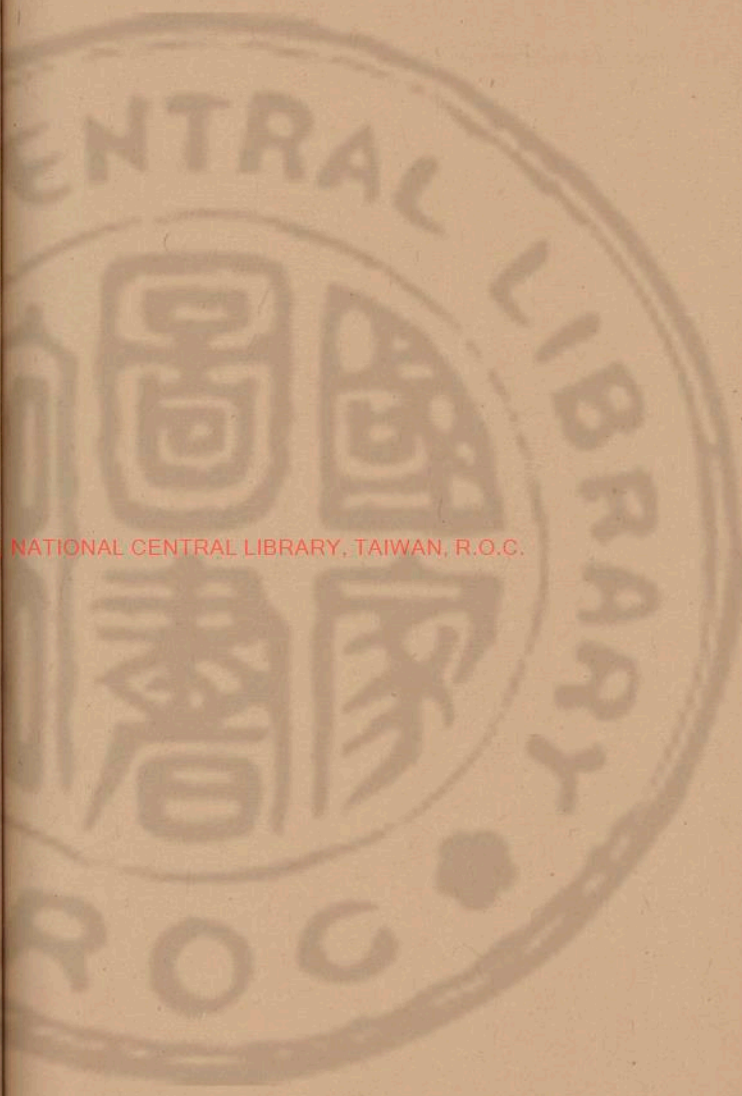
起居郎

庭臣之制有云爾抗忠不回見義勇此時蘇符劉一止並為舍人未知何人所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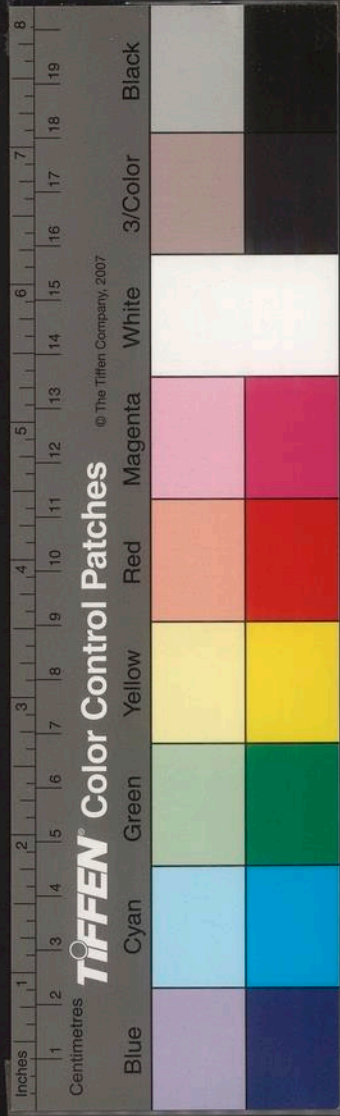
詔英州羈管

人傅霄許自便以霄建炎初首請出使故也霄坐孔彥舟放流竄者九七年

乙酉左通直郎新監昭州益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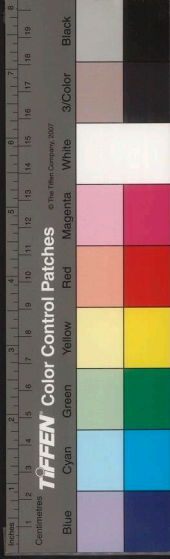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發非上書思慮有所不及言語過當不足深責庶書中專說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叙是則臣等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款天下款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給事中直學士院接昭所草也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並不易置山寨土寨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非緣撫馭失宜致有離散非其平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偽命得解者並與理為舉教應新復州縣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荆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並特

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並與鳩設張邦昌劉豫僭竊背國原其本心寔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叙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偽命及因苗傳劉正房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並赦逐便未經叙用者與叙叙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初預買納絹每疋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日歷全不載此數書條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倫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未盡於事機當復啓于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患而解



例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宜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甲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相取也於兩河喧手燕雲終欲復讐祇圖誓心天地尚令指首以稱藩飛暮客左承務郎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時燕知熙州其幕客擬為表以賀玠慨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瑞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容謝不及責授秘書少監張浚在永州見議和詔書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畧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况我至誓深際迺欲修好而倖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 后變置

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觀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啟沃又以書振參知政事李光論之

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閩門事監公佐為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疋

而此據明年五月丁酉詔書附入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恂各官其家人賜裝錢有差王倫等與思澤裝錢在是日庚寅

戊子上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既歸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命光山軍節度使閔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先是秘書省正事范如圭轉



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遺何

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接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

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熊克小歷稱校書郎范如圭蓋誤如圭明年二月方還校書士儂等受命在庚

寅克於丁亥書之亦誤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上封事曰臣竊惟大金

素行欺侮比年以來兩國皆墜其術中大概欲以和議成之此以

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思之乎臣

知陛下知機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兄母弟六宮九族

咸被驅擄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

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為

恩得土地願何足以為恩乎死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金

有不戴天之譽方且許還河南之地許還梓宮許還滿聖六宮彼

其計寬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

之術也誰不怨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備使盡得所許彼何

加獨漢王詔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願少乃女子臣竊恐陛下天

性孝悌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用心不剛則四支委廢

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

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

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

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代太祖曰爾

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吾太祖行之



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日敕文曰戡宇內之干戈又奉聖
旨不得抵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士之結舌而不得伸
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
圖之可不鑒哉臣聞張良為漢王借前箸以籌楚權之謀為漢
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劾劾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浙士各
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語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
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被圍新主厥兵
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縶之如其不
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方遣侍
從宗臣祇謁宮廟懷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懷復之盜掘此正

詩人踴徨不忍去之憂也思有扶老携幼感激而聽語者少者之
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
歟還地之思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敢
死因民之欲北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
人必有箠食盡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夫
封事當在今年二月士儀張南夫又為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
盡行之後今因降者附見
皆皆吾有然高於之六百里當念爾其秦檜大惡之宗正少卿
馮檝權尚書禮部侍郎以國信計儀之勞也殿中侍御史鄭剛中
試宗正少卿 詔故遣復宣州觀察使曲端貼還合得恩澤
已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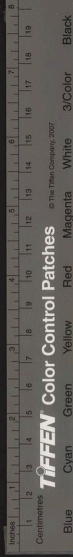


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
今為紅中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玘
密以告直秘閣淮東轉運司胡紉紉白之肖胄故通古自真和由
淮西以去世忠追亦欲殺之沐秉家依岳飛軍中世忠奏和鄂
州范滂縱之滂坐辱官編管汀州仍命鄂州拘滂俟獲玘訖赴貶
所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年五月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
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

庚寅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少師萬壽觀
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楊武翊運功
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少使少保淮西宣

撫使張浚賜後安民靜難功臣遷少傅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
鎮節餼皆如舊用諱和恩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永州居住
張浚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
鑿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息信事
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惜今敵中有故上下紛雜天
屬盡歸河南逐復戎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
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
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
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說令比肩遣使倭武求盟大小將帥孰不



解體陛下方將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
蓋自充竇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外國可
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遼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
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解之不
早也漢高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賤國陵甘心
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為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
下宜深慮之熟謀之今從約之早肆赦之逆用也儒之常說以答
敵人之詭秘措置失序臣不勝寒心輒不自量為陛下再計嗣今
以往使之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詳諭
以由直可也萬一有如大呂后之歸便當轉詢諸帥獎勵將士

以圖恢復之實逼之以大勢使其人心然至于帝報示之以威將
使其內釁不能以遽息國家猶可立也 左中大夫劉大中左通
議大夫王庶並復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新除
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
壽觀無侍講職以和議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旨燉五辭
不拜 大夫少卿林待聘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左朝請大夫施
炯為太府少卿 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知鼎州
故事置四川都轉運使以掌軍儲而四路漕司各屬經費都漕司
蓋不得與其後起復直秘閣高士理為四川轉運判官乃此罷軍
糧為詞請下四路漕司不拘司分名色盡行剝刷應副許之至是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如是於威約軍需之外暗諸路漕司歲計
勢必及民凋瘵之餘何以堪此詔制置司措置成都說士魏以二月初三日到任此

時已盡言而未行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保中靜難
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
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務楊沂中為太尉殿前副都揮使主
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以議和非計累表辭所進官不太常少卿
張洵直龍圖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洵不肯議敵使朝見禮
儀以病告而有是命此以昭與正謝修入 秘閣修撰知饒州管統守太常
少卿 寶文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曾開知徽州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於大內以舊承慶院為之 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

合求罷為建寧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官王明清揮使後錄云紹興

壬戌罷三帥兵柄韓王世忠為樞密請馬解潛曰雖云請和敵性

難測若不若姑節大軍之半於江之北麓其秦公其為戒草奏何以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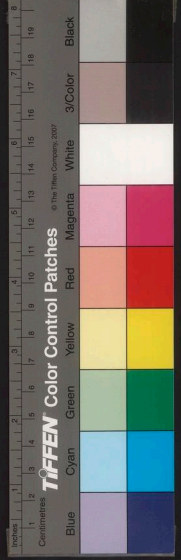
此事解而連為是都韓寶奏胡色有異倉卒惶惶即云世忠不識

安軍安置竟死願外張子韶云彼潛以此兵罷馬師世忠時在淮

東十一月廿四日乃罷三帥兵十四年三月潛生馬家責嶺外皆與

此不合按七年十二月檜奏今世忠自楚州移屯鎮江世忠言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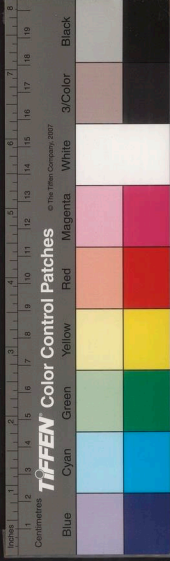
清難測也留此軍遠蔽江淮上從之時趙鼎當國明 起居舍人
薛徽言卒徽言雅為趙鼎所知會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直
前引義固爭反復欬刻遂中寔疾而卒上念之賜其家百緡



甲午金人所命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人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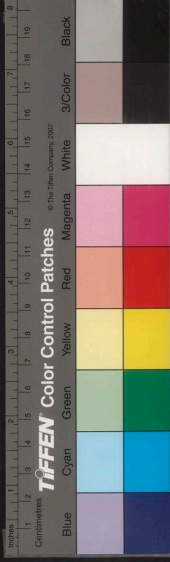
乙未右迪功郎益明州比較務楊燁獻書於恭和政事李光論和議事大畧以謂屬者敵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誼詳議論不一閣下召來造朝遽復合為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膏誦取執政爾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既襲廣陵又襲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之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強也汲汲然萬里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為議和空我之國困我之

師令復割之中原為一大解以釣江南且向蜀中原舉天下寔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笑况今欲竭江南偏左一方求寔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鬻出賣戶帖預借和買頭會算歛衰世招寇之法畧已盡行剝膚奪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從出手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寬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燁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如為所欺彼且恃為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卓矣尚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連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



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戎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威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後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曾何害於和我南唐李煜嘗自託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活史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固家兵籍非不甚衆諸將非不無人但當謹謨於惟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閣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勇鎮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耻專為誘國之謀傾心敵人猶慮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威美稱祿山非熒策遠之言籠入也秦政孫公燁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三惟閣下耳願閣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下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設諸將兵倫楊岡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為戰以待玉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姑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辟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乎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寔以典憲燁所不辭書允數千言其大畧如此嶧山陰人也

丙申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侔特免官歷以國朝廷隆至



元符信文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自帝紀志傳外益以宰
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為中執法言於朝詔擬奉祠中
視史官之秩尚方給劄奏鄉至是擬以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
上之故有是命然鉅所修未及半也其後為秦檜所沮不克成
是日金石副元帥潘王宗鶴始以割地詔下宿州金主實詔河南
吏民畧曰頃立齊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忌遠氓宋
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
民戎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狩
廢劉豫今白河之南復以賜家氏爾等虜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
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

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執行廢置各守厥官以

事爾主無貽悔吝

此書紹興講和錄有之畧載其語以又命官吏見金人亦知天意人心之所在也

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其自便

契丹字詔書今翻寫於白在魚食朝庭

已遣人使於江南檄諸公說以兩會職官百姓軍民事件若是守
節先南人使前來交割封職官行曉示欲應隨時難以陳告須令
效軍民等至有同原保河南人如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即

所在官司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陳須至指揮左右下宿州可監
即日詔書老別令一一仔細有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向贖依舊
民僧道耆老別令一一仔細有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向贖依舊
女童住坐水致信義寬為大事不得致違誤獨失付宿州莊地天

廢二年正月十五日鈔中樞書云達賈元帥同四太子親軍並來
奏到豫州以蕃感聲有先次計置館運器藏盡致過河以遣張通
古蕭折口來皆元謀定事初約焚蕭張奉使回見得可否方於
河南出示割界文字忽於今年正月開陝西帥司中擬夏國大軍

壓境并密封夏國榜時四太子方在東京慮腹背受敵終於失措



大急先發討界文字前往陝西方解其事此事
它書皆無之疑與李世輔相闢始附此侯考

丁酉詔滿聖皇帝宮殿今臨安府許度修建時胡寅丁父喪居衛
州以書抵張俊曰聞敵人果欲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謹始十
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為言所以保百姓心也今乃於
臨安增修母氏澗聖宮殿是不為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實情
而恢復者乃空言也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徭役
軍兵依元來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請所應有從
出若取於民間救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於民何以給之
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敵人強暴所向憑陵二是也世間人不
知有三細動則殺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

戒而楚劉壽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三未是也

不知公以為何如

宣此書必在二月已後今日
降旨建滿聖宮殿附書之

太常少卿曾統

為殿中侍御史

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守以戶部長貳一員

兼領初參知政事李光請罷發運司事下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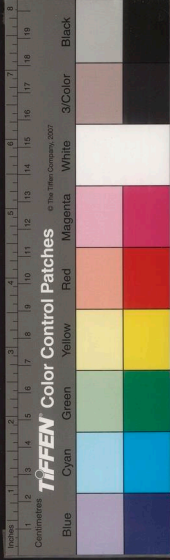
事見去年十一月至是

三省請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以檢察内外官司
失陷錢物舉榷未到綱運措置置雜賈及提領常平為職左宣教

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履罷履范冲所引也御史中丞勾
龍如淵劾諸路監司守貳之不職者九人論履反覆姦佞苛刻擾

民故並罷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禮泉觀使趙鼎引富弼王

安石例再乞納節不許



秦檜進呈二人之命遂寢

趙姓之遺史云秦檜合言者論庶大中之罪遂自奪職

東京留

守充交割地界等使王倫副使藍公佐辭行 秘書省正字汪應振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倫之可畏異議既息則上下相蒙之可畏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敵廷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臣又聞敵之邊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鷄勝狗羸靡有遺者豈是能有愛於我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効順之本意哉敵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敵人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救中外厚養士卒褒寵諸帥以為息身休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

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時大則竄迹小則罷黜雖與世非之而不顧至有以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藏之猶卻衆謀况其非乎是以小人窺其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滋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下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讐人役哉

辛丑詔故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已贈保
軍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諡於是禮官定諡曰良恪渡江後宦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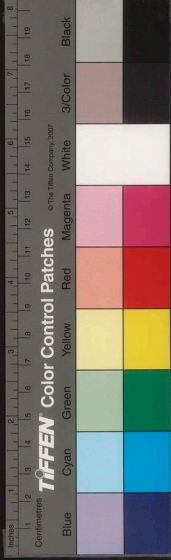
有謚蓋自此始

於外四川宣撫司統制官王俊張從儀曰晟以修興元府洋州提
堰溉田增稅各遷一官仍賜宣撫使吳玠詔書獎諭

丙午徽宗皇帝大祥上表服詣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
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監察御史江西宣諭李
寔言盜賊未息其弊有五一日盜賊招安之後不離鄉土良民畏
懼未嘗易業二曰賊徒受招初無悔改隨後作過比所捕賊徒腰
間已有受招安公據至五六道者三曰縣官蔽縱不以實聞四曰
稅戶交通苟免禍患五曰公吏受賂多從脫免五弊不去盜賊無
時而息乞下帥臣監司守令恊心施行從之

庚戌尚書戶部侍郎李彌遜充薇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彌遜再章
求去乃有是命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河南初復江上未可撤屯
望密論三京帥臣凡東南逃歸軍校毋得接納庶幾長江守備不
至寡少詔密付諸帥

是月名建康府晉司空卞壺廟曰忠烈 偽熙河經畧使慕容洎
叛洎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為邊患及金人歸峽西地洎既
怨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衆數
千洎又寇環州經畧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畧使張中房率兵
援之洎敗走其衆多降 初偽齊知同州李世輔既奔夏州其家
志為金人所害夏國主乾順偽降制書以世輔為靜難軍承宣使



鄭延歧雍等路經畧安撫使時夏國承宣使除書如朝廷之內制而御史中丞知制誥亦階繫階三省自今僕以下多闕而不除書名者十才一二而已

偽制今在利州大軍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九月

杜是月壬子朔

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容多兵但得二三千

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他日置權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邪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

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為戒遂命淮西宣撫司

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堪武畧大夫唐朴以本部兵

千人從仲荀之任

日歷二月壬戌勘會已降指揮差鄭堪唐朴將帶奉軍軍馬隨仲荀前去東京不知元降指揮

在何 諭事 中直學士院棲始為翰林學士張通古之在館也書

鄭延歧雍等路經畧安撫使時夏國承宣使除書如朝廷之內制而御史中丞知制誥亦階繫階三省自今僕以下多闕而不除書名者十才一二而已

偽制今在利州大軍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九月

杜是月壬子朔

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容多兵但得二三千

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他日置權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邪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

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為戒遂命淮西宣撫司

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堪武畧大夫唐朴以本部兵

千人從仲荀之任

日歷二月壬戌勘會已降指揮差鄭堪唐朴將帶奉軍軍馬隨仲荀前去東京不知元降指揮

在何 諭事 中直學士院棲始為翰林學士張通古之在館也書

詔填委多出于昭之筆至是真拜 中書舍人籀符試給事中仍

兼資善堂翊善大理少卿周聿充徽猷閣待制陝西宣諭使召少

保體泉觀使呂頤浩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徽猷閣直學士仇愈赴

行在陝西河南方謀帥故並召之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見上曰如

教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于愈規草

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

浚如淵曰張浚熟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

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既而新除陝西宣撫使劉光世之弟帶御器

械光遠疏光世之短于言路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遂

趙召頤浩焉勾龍如淵所言並據如淵退朝錄修入但云朝廷以

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遣召頤浩之行按光世除

宣撫在正月十一日壬辰而規愈趙召在二月二日癸丑與如淵

所說小差然去年十一月壬辰除潭州時愈已有召命今此當是

台也林泉野記云秦檜以宿憾除頤浩西京致置之危地又與如

淵所云殺遇頤浩之行不同 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謝祖信試太常少卿新除左通直即尹焞固辭待制待講之命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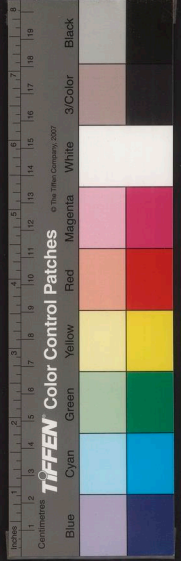
言臣職在勸諍苟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

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于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

萊謬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惡寵榮遂移素守使朝

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貶辱師

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職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



供職以病乞去更獲起遷有何功寔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擢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政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伏望機會累奏放歸田里詔煇日下供職奏檜請煇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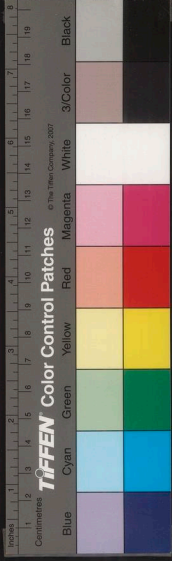
乙外遣監察御史方廷寔往三京准此宣諭曰下赴都堂商議職

事熊克小雅載廷寔出使在正月丙戌孟誤今從日歷秘書郎王利用守監察御史 權

禮部侍郎馮熾言和議既成所當措置以善其後一日謹守盟誓望勅諸將不得見小利而動以啟釁端二曰還闕之計當徐圖雖

建康亦未可輕徙三曰諸將並令居舊地屯田以贍軍四曰蜀兵可分往諸州就糧以省漕運五曰川茶自來運過陝西秦鳳博馬前此吳玠軍截留以自貿易既後五路當令茶馬司並遵舊法六曰前來汴京等處養兵之費全仰屯田用額給足因而行之自見其功創新措置恐難得效七曰陝西諸將以畏罪逃去今雖得歸恐不能無疑心當求腹心之人安尉之使無難調之患八曰河東北不屬割還地分萬一兩路人民逃歸受之則為失信要項先為置免致生事詔三省樞密院相度行之

丙辰直秘閣知筠州高公繪復為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坐奉使無狀也初召公繪副王倫代使公繪不行故有是



命

丁巳檢校少傅慶遠運節度使元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郭仲荀遷太尉元東京同留守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刑部侍郎

大理少卿周事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陝西宣諭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大夫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為台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召勉都堂與之議論秦檜奏台諫乃天子耳目朝廷闕失所當論烈恐呼召至朝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台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台諫諫大臣豈勝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翌日遂有是除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川郭

浩為陝西路宣撫判官時已命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于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浩父成舊為邊將張仲孚仲彥皆出其門慕容消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是于諸將有契望誠之與浩同去所異衆心早得以定上納其言乃命浩與宣諭使周聿陞往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吳革陞直龍圖閣充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少尹羽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辛永宗陞安德承宣使尚書員外郎張柄直祕閣並為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永宗兼提舉詔置弓前手柄兼提舉大內革柄不行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



欽定四庫全書

已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右宣義

即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叔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寔以為名當避檜

大怒此以王明靖揮塵錄修入但明靖誤以後周為北齊耳燕克

不歷正月茂茂名徽宗陵名曰永固書曰瘞茂茂止是命秦

檜檜陵名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 觀文殿學

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江伯彥知宣州 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浚未聞命又上疏言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

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勉疆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為則其

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

為則其權在敵且悌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

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狗敵國內履寔害智者所不

為也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時歲聖心之所

營朝論之所商權專意和議庶几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

寐以思屈指而敵人與我警覺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

抑顧其委靡而遂止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急我之心勢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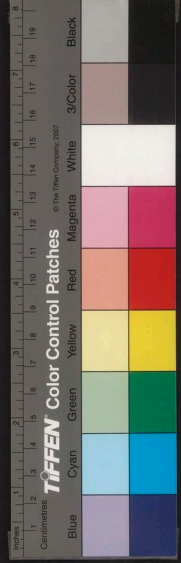
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事見則紛紛異議可端

拱而決矣料敵上策還祥宮後母后輿地未歸不失前約結惟萬

好以急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

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

微禮失約與信近在期年中應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力北魏



王顯者尚庶几于前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

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左承事即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

蹂踐以來習于戰聞且怨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金胄肉至如依

險山寨之民其儉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因其即分申以府

兵之法使自為守民必樂從詔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仲荀請

以近城闌田募弓箭手從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

侍講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

分畫出誠寔非為矯偽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既而焞

請免謝辭許之又請追還職名不許焞之免謝辭在是月壬戌乞
追職名在丙寅今聯書之然建寧軍承

克小歷今年八月末始書焞疾甚不能朝還祠而去蓋
誤矣又云焞前為禮部侍郎已病棄文焞未嘗供職之

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解潛知卅州

庚申秘書少監王次翁守起居舍人 直秘閣荆湖南路提點刑

獄公事周葵試太常少卿 監祭御史三京淮北宣諭方廷臯試

秘書少監前一日秦檜因擬廷臯除命為上言臣進擬差除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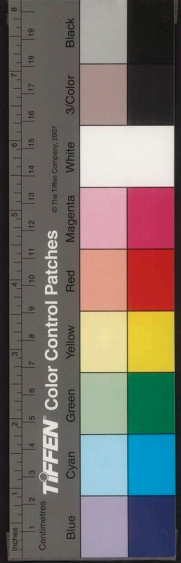
敢分朋黨項席益為中書舍人緣諫官論列行啟文不一當時令

出守臨安又移衢州及平江皆佳即也蓋因此快快其後呂頤浩

為都督過平江益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

由宰相進擬者卿等能平心用人甚喜庶免小歷監察御史方廷
臯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已

未改受秘書印少監兼廷臯此時未行今月十一日壬戌有旨方
廷臯不候受告曰下赴都受竟議起發在改除後三日克臯誤也



無官吏又乞空名告身補授土豪之保守山寨者皆許之仍聽以
所施行事報陝西宣諭使周聿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中原淪陷
久隔照臨必有絜身之士高端于山林者望乞命聿等冠訪以聞
從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應誠落致仕提舉京城四壁節
制軍馬司參議官用郭仲荀奏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李誼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左宣

奉大夫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
知福州 新除秘書少監方廷定與宗正少卿鄭剛中兩易避家
諱也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為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權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

癸丑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御施廷臣並罷如淵與廷臣固私
忿交爭奏廷臣嘗有指斥語上惡其告訐前一日謂秦檜曰以朕
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朕不欲付有司以偏風教卿等可
召庭臣詰問徐議黜責至是秦檜請斥庭臣而徙如淵瑛其得罪
求去然後補外上曰不然好惡須明乃詔庭臣語言狂妄責監廣
州都監倉如淵失風褻體可罷中丞提舉江州太平觀日下出門
其後檜擬如淵知瑞安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 詔賜士儂
郭仲荀銀帛各三百疋兩張燾周聿各二百疋兩方廷定是百五十
疋兩以士儂等將出使也

甲子秦檜等進呈江湖兩浙每月椿發大軍錢各有粟名但多為



漕司呂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乞將遂州軍均定不得偏重上曰若
所發粟名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金籍
民力若百姓失足則流為盜賊矣檜退而批首第命諸路漕司以
州縣大小重別斟酌均令務令適中仍俟月椿錢足方許應副也
用而已 賢文閣直學士和而外宗正事趙子植為京畿都轉運
使代吳革也 三省言河南新復州軍救書當付王倫行不應一
面進發詔監都進奏院羅萬揚適再降一官 武翼郎閻門宣贊
舍人郭及之特換右通直郎添差簽書昭化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及之仲荀子也

丙寅右中散大夫宋輝復材閣修撰元京西路轉運副使權京畿
都轉運使職事與郭仲荀偕行

已巳詔韓世忠張浚岳飛所部統制統領將官八百十三員各進

秩一寺淮東統制十一統領十三正副半將一百八十九淮西
統制十統領十四正副半將二百九十七京湖統制二
十二統領五正副半用諱和赦書推恩也其四川宣撫司將佐令

本司具名給降付身 翰林學士接焄兼侍讀推高書工部侍郎
蕭振中書舍人劉一止兼侍諫 命入內侍省押班藍珪提點

皇太后殿一行事務 彰武軍承宣使新除陝西路宣撫判官郭
浩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諭使許量常親兵以行事畢

赴行在費士 殘蜀 口用 安錄 九年六月 吳公玘 范初 吳公病 劇 除
按日 歷浩 以今年 二月七日 陰陝西 宣判 後十三日 改命 高宣 諭
皆令 與周 鼎偕 行未 嘗除 四川 宣判 又浩 初除 去玘 范 頭 建 朝 廷



不應已知玠病劇不知
士幾何以云然當考

右朝奉郎王安道知泗州時安道總戰

艦在通州之糾角詔安道使適之官仍令統領官張宗率舟師還

鎮江府 是日光山軍節度使開府義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

兵部侍郎張燾祥往西京朝謁陵寢上命士儂修葺諸陵令京西

湖北宣撫使岳飛濟共工費士儂遂自武昌信陽由荅頰以往

辛未詔遷入林長儒上書可採特循一資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體泉觀使趙鼎知泉州寓居會

稽秦檜猶忌其遠乃以遠郡處之

癸酉監察御史李棠罷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劾命棠抬撫

江南群盜而棠專意督戰逾尉多死中書劾其罪且謂棠于元奏

畫一之外欲易別路及行在官吏顯見抬榷妄作故罷棠以其事

付制置大使張守

乙亥常州宜興縣進士吳師古送袁州編管承不得應舉師古嘗

得胡銓封事錢木而傳之秦檜命守臣直秘閣王績充是至是抵

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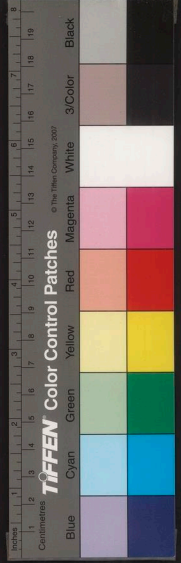
丙子左宣教郎楊愿為秘書郎既而中書言愿未終滿外任後旬

日以愿通判明州 愿改命在三月丁亥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戶部長貳歲舉本屬各四人充京官如係獨冒權令通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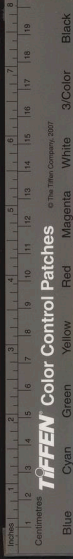
通首之旨 在七月乙亥并書



是月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沒 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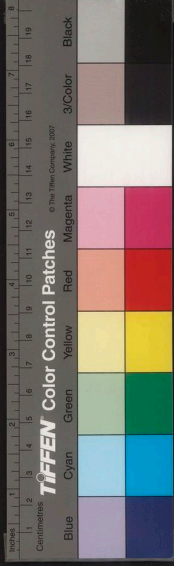
于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又賜台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
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
以為今日猷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
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
才不可廢公論所為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擇
守令陛下即位十有三年果詞重幣甘心屈辱者為父兄故也微
宗北遷而不復用是痛心疾首舉六師而並進可也何事露耗財
用區區為梓宮之求哉臣聞我有三可勝金人有五可敗何者漢
戰而有天下歷世獨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有三百載祖而

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過于漢唐此為一可勝桀紂虐則失天下
秦隨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悌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為二可勝
昔也矣民或叛今中原之民懷祖宗之德日望三師之來此為三
可勝若金人反恩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
則敗大抵凡會之間未聞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計
未聞可進不進再失也萬一違之又久使兩河姦雄競起東南可
安枕而卧乎臣恐社稷是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陛下復幸浙西
臣知陛下甘心于東南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法風俗薄而不厚
非帝王必爭之地陛下若遂形勝進居上流且攻且守一舉而前
兩河傳檄而定矣今之諸軍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讐假使一軍



深入其誰為繼一軍陷失其誰為援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浚
賈緩危之大患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農根坐甲首鼠兩端所以
然者無主帥故也太祖馭將之方章聖親征之行成憲具在陛下
何憚而不為乎陛下親賢急于堯舜艱難以來無一人卓然有見
于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契于黨與士契于時學官契于資格
何者昔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
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鴻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此其
弊一也宣和之學契于王氏紹興病于伊川大臣唱之學者嚮應
陛下用尹焞召劉勉之厚風俗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如富弼臣
未知其可此二弊也今之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招來無非高蹈之

士英豪奇特可用以取天下者困于遠調困于草萊困于庸伍困
于祠廟此三弊也大臣擅權陛下不斷御史章疏海上陛下收親
穆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控重兵子弟典禁衛例持太阿授人以柄
此重國兵臣所以為陛下謀也祖宗時天下常費有三曰郊禮曰
黃河曰北敵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當資有節
衣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
不歸朝廷計朝廷歲用數千萬皆取于南列骨撻隄民不聊生養
兵之外又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所辦哉此蓄邊備臣所以
為陛下謀也今日州縣之弊極矣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條其
一二安福令陳度康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坑冶事緩



于奉行當路勅之遂至奪官以無援故也廬陵令王昌賦而虐民
之吏也交結度寇專事貪殘百姓許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
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有禁止度吉教從以脅持州縣為慮
臣意廟堂之上有黨獲度告職吏者故以此請為張本也州縣賢
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何訟之有若其賍汚則吏長其惠民受其
毒不訴于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哉此擇守令臣所以為陛下謀
也書凡數千言其大指如此 江西統制官李貴以其軍歸于殿
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三月壬午

按是月
辛巳朔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為徽猷閣

待制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宗元柳約並復秘閣修撰

趙鼎之當國也璆兩經檢舉不報至是與秦檜連姻特除之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在漳州當應詔

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

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至是以年

將七十謂宜謝事會已有台旨詔書趣行在至則有中司之拜剛

首奏臣職在博學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摭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



于奉行當路勅之遂至奪官以無援故也廬陵令王昌賦而虐民
之吏也交結度寇專事貪殘百姓許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
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有禁止度吉教從以脅持州縣為慮
臣意廟堂之上有黨獲虔告職吏者故以此請為張本也州縣賢
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何訟之有若其賍汚則吏長其惠民受其
毒不訴于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哉此擇守令臣所以為陛下謀
也書凡數千言其大指如此 江西統制官李貴以其軍歸于殿
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

宋 李心傳撰

三月壬午

按是月
辛巳朔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為徽猷閣

待制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宗元柳約並復秘閣修撰

趙鼎之當國也璆兩經檢舉不報至是與秦檜連姻特除之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在漳州當應詔

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

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至是以年

將七十謂宜謝事會已有台旨詔書趣行在至則有中司之拜剛

首奏臣職在博學姦和當思大體若乃摭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



微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賊盜不息事功不立命
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盖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識
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錄詳畧失中本末差舛詔史官重行編修
秦檜之功免相也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錄具馬檜
欲滅其迹故有是請於是史官言罷免後事迹乞更不編載奏可
其後書不克成此以王明請揮座後錄及日歷會要未修但後錄
有旨重修二十一年又用札書少監孫玘言再行編修
其後不克成史官之不載拜罷後事迹在十月辛未 顯謨閣
直學士知湖州常同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提舉江州太平觀從
所請也

丁亥和州防禦使璩為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

茂子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即尚書
汝嘉仍兼江淮等路經制使侍從過宰相見既退宰相頭送
出數步時敦復見秦檜未嘗送出每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傷
六部胥吏罪無大小悉送大理有罪而必送則頗煩擾不送則無
以懲戒常以為患敦復之為尚書也奏請置門頭杖外可以省煩
送之勞內可以示必懲之威是以胥吏知畏而不敢為過至今使
之 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
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侍郎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張澄試工部侍郎直寶文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秘閣修



撰權知臨安府既而澄辭乃遣澄徽猷閣直學士而璣為浙西轉運副使 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復徽猷閣待制皆以赦叙也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吏塚一赦取旨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為今日民間之病有司從而變為折帛錢又其所甚病者今日固未能去若處之使得其所猶可以少紓民力其說無他惟均而已矣近者知徽州吳偉明之用稅錢均敷此徽及江東所宜耳諸路未不可用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各令條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罰項使戶無高下人無貧富凡有田產者以丈尺為準等而上之合零就整依夏稅法如此奸民猾吏詭名折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自承平時官預儀買本一緡千錢時緡帛價廉得錢於春而輸緡于夏所以優民也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儀名為預買其是白著其後戶部又令折錢每疋為十千或八千比歲縮直稍平而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以為惠故祖信論之

已丑尚書左司員外郎閻卬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陳橐試左司員外郎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瞻試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王銖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璣行尚書度支員外郎 秘書省著作郎胡珵守禮部員外郎 兵部員外郎呂用中守祠部員外郎既而言

者以理用中為趙鼎之黨乃以理知嚴州用中知建州二人補即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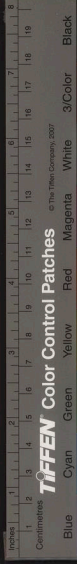
甲午命叅知政事孫近換皇太后冊文叅知政事李光書冊兼蒙
寶用金冊以珉石 詔崇國公瓌赴資善堂聽講賜如建國公

例 右朝散大夫吳說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此以終去年八月辛酉上諭大臣事

乙未少保鏤南軍節度使禮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乞歸台州養
疾許之初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乃命中使陳永肩將醫宣
押頤浩赴行在頤浩以老病乞辭上賜手札曰朕以陝西重寄非
卿夙德素望不能任此出自朕意欲煩卿行可即日就道俟到面
議當處畫事卿宜深體至意毋更執謙頤浩乃條具陝西利害大

畧言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計五路元係張中孚中考察卷
洩之徒為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敵亦難令當諭以德意許
之久任庶不致疑又言陝西利害今日所繫甚重若一觸事機必
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奉一書生其
人尤桀黠伏望曲留聖慮詔趣頤浩赴闕既而頤浩至行在上命
國醫王繼先視其疾頤浩留七日不能入見上乃聽其詳及將歸
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興元襄陽各置置撫使而重兵屯
襄陽且建行葦仍即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
時勞軍使敵人不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庶敵不敢窺江淮而中
興之業由茲起矣上既許頤浩台州養疾乃以其子直秘閣抗為



文獻通考卷之...

直徽猷閣添差提舉浙東茶鹽公事以便其歸 江淮等路經制

判官霍彞言臣聞自三司之法壞而戶部雖掌經費不復稽財用

之出入久矣軍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案籍焚毀綱目散亡

老胥猾吏出沒其間而掌邦記者但以調度不足為憂苛刻隱欺

之患不暇復省故一有調度舉以其數責之曰漕漕責之州州責

之縣縣責之民民不勝其求不得不為巧避之術於是詭名寄產

分戶匿稅之弊百端紛起今將檢察其寔固非督其逋負收其羨

餘以為剝削之務亦將計其所取于民者幾何有當取有不當取

者從而正之覈其上供正朝廷供億于大單及諸司之所支撥

州縣之所當用者各幾何有當用有不當用者亦從而正之使

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數復于朝廷達于萬民皆可通知以為經久

之制尚慮不知者謂今設官之意檢察之名徒為聚斂之政願詔

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陛下設官理財將為足國安民之計悉力

而奉行之詔下諸路監司照會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地界先是趙築既納款知壽州王威者

亦以城來歸趙雄撰韓世忠碑云元末既陷三京又犯澶水王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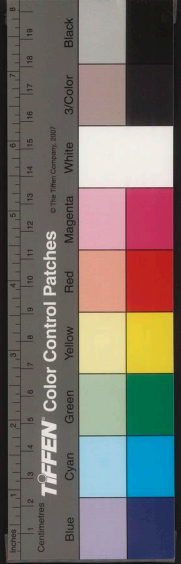
亳州降按茶之降在末割地之前不虞陷于明年五月而及倫至

世輔自陝西入夏國後乃未歸亦不從亳州路碑蓋誤也

東京見金右副元帥潘王宗弼首問菜戚且責款文載割河南事

不歸德於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款文非真乃已接伴使烏陵

思謀至館亦以榮威為問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京城人



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為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遠移行葦子大名初金以葛王襄為三路都統知岷德府襄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割地而歸襄悉遣其吏士先行最後乃出即下釣極橋為肅靜

丁酉徽宗皇帝禪祭上詣別殿行禮

已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徽金錢三日自是雨雷則如之詔分河南為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鎮撫使翟興既死其將李興降于劉豫豫用為廊延路兵馬鈐轄移河

南至是以興為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職如故豫之僭也有都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至宣靖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乃以臻為秉義即閤門祇候充白波鞏運及獻還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任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 秘書省正字樊光遠

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寔深可惧也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既空府庫以奉之矣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



而為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者燕山六
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未歸于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
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蹙額相吊一旦以慮
靡卷而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所親見也願陛下勿以得地
為喜而常以為耻勿以甘言為悅而常以為憂勿罪忠諫以養敢
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以固根本勿沮士氣
以倍緩急而廢乎其可也此語不得月日今附見交地界之後詔增補殿前司鈞
容直學士以二百人為額舊鈞容直四百人至是存者七十餘人
既而上聞其召募擾民第命據見管人數存留而已後旨在中月庚午

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陶愷行尚書金部員外郎

庚子金人所命環慶路經畧安撫使趙彬上奏待罪詔以彬為左
正議大夫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

辛丑翰林學士兼侍讀樓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詔

殿前司諸軍統制統領將官二百十二人用議和赦書各進秩一

寺

統制十三統領二十一正副準格將一百七十八

其後摧鋒軍統制左武大夫華州觀

察使韓京等十五人亦如之摧鋒軍統制統領各一正副將十三今年五月己巳轉官

壬寅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秦檜兼提舉史館寔錄院以史館見
修徽宗寔錄故也左諫議大夫曾統言自今命令事于軍期不

可緩者乞依舊報行其餘除授頒俟報命方許視職至若畫黃未
下敕命未成即依舊制更不報行從之秘閣修撰新京西路轉



運副使宋輝改充應天府路轉運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

癸卯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侍讀 權禮部

侍郎馮戩兼侍講 陞衡州茶陵縣為軍以知縣兼軍使縣當江

西湖南境上其地方二千餘里皆深山大澤在唐常為雲州至是

湖南諸司言比年寇盜多民不安業請建為軍故有是命仍以將

兵三百隸之

甲辰主管殿前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乞以本司酒庫五處歸戶

部詔嘉獎仍令本部歲給錢十萬緡為軍費 是日偽資政殿學

士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億年嘗為尚書右丞任事甚久

未勝非考水閣居錄補億年為偽齊文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尚書

右丞而偽齊錄皆豫廢時億年復為吏部兼戶部侍郎二書不同

極偽豫傳豫而命右丞初是張柬之末年東羅范恭權起豫廢茶

尚為此官亦與賡非所不合陳訓助欲以稱資政名乃豫所

竊以與億年或者豫廢後億年嘗為行臺右丞亦未可知第資政

乃豫所除則為右丞又在其前耳今且云嘗為右丞更須參考

乙巳後宮韓氏為紅霞帳十二月廿六日封才人

丙午祠部員外郎劉昉祕書省校書郎印溥並兼寔錄院檢討官

上因諭大臣曰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

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憂樂以朋黨疑之也秦檜曰陛下推誠

任下如此為大臣者豈忍懷姦以欺聖

丁未詔歸德府復為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穎壽昌書延

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類汝穎順軍復舊縣名皆偽齊所改也

先是偽齊建雙廟于應天以祠陳東歐陽澈王倫命毀之此後趙柱

之遺史附



夏七月 丙申 李正人

尚書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侍郎左朝奉即新幹辦行在諸
司糧料院李利用為河南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公事上諭
秦檜曰河南新復州郡當擇恆惇慈祥之人庶能為朕撫養凋瘵
使不失職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東南之財盡於養兵民既困
窮國亦虛弱然此所費止於養兵一事而已今祥宮既還有陵寢
遣奉之費皇太后之歸有宮室迎衛之費皆前此所無而前此養
兵之費又不可闕伏望睿明取遠慮見錢之義皆留聖心其陵寢
遷奉顧預戒節約以遵先帝恭儉之仁宮室迎衛願一從省素以
成聖孝養志之美罷不急之務減冗長之費然後經中原以固根
本則中興之業可以成矣從之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才

為建康府兵馬鈐轄以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其知淮南利害
也 是春夏人乘折可權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金左
副元帥魯國王昌于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州 熙元日歷附
此事于八年

春末蓋
差一年

夏四月庚戌朔上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于行宮北門外循舊禮
也 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忠穆公呂頤浩薨年六十

九

辛亥詔僉書樞密院事樓炤暫往陝西宣諭德意先是呂頤浩既
辭行遂罷置宣撫使而命炤往判置移屯等事仍帶衛卒千人自
汴京往 四川宣撫使吳玠言舊川陝宣撫使歲用激稿錢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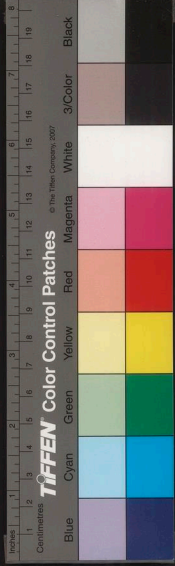


八十萬緡今改為四川宣撫使各守疆界別無抬納望減其半從之
偽武程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武功即閭門宣贊
舍人兼丹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傅師禹皆上表稱賀詔彥先依
舊知亳州師禹知丹州乃令彥先以出身以來文字繳申尚書省
換給

壬子金人兩命副延經累使知延州閭師古上表待罪詔以師古
為雄武軍承宣使知延安府

癸丑詔河南新復州軍民間利病許監司守臣條陳餘官及士民
上書所在州繳奏檢校司傳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趙鼎落節
鉞依舊特進知泉州時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趙祖信共

論鼎罪統奏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闡安于近輔望亟加
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殫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偽命
為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塔熊彥壽于朝以報其德
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于詞氣鼎與張俊同秉國政
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寔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
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改漢登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
託專任之辭而杜堇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
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剝削民
不聊生既專大政感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
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



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燭竊陛下之名器以為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昂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為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昂能使其黨出死力如辜負陛下不敢負昂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昂初為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昂惧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昂寔與遣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昂適去國又以不主和議鼓惑衆論夫和戰二者國之大議昂為元輔寔任其責當戰則戰豈容中止可和則和貴在合宜而陰挾點晚每持兩端殊無殉國

之忠動作謀身之計此其罪之大者也伏望特加流竄正國典刑章五上乃有是命權史部尚書晏數復充寶文閣直學士知樞

州從所請也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知順昌府

時順昌闕守而偽朝奉大夫陳道夫以通判權府事兼管内安撫

司公事上表稱賀乃詔道夫通判如舊而命規守之環慶經畧

使道彬言已殺叛將慕容洎其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遂已無事

是為慶幸然洎不死按紹興十一年四月尚寇邊宣撫副使胡世將遣之書蓋彬所言非寔也

甲寅詔溫福州祖宗諸殿神御令湖州相度可以奉安處申尚書

省十月甲寅不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權尚書吏部侍郎制曰粵自簡

知再為御史極純誠而不貳嫉姦惡以如仇朕用嘉之擢登法從



蓋賞其言也

舍人所命陝西諸路節度使兼兵馬都督權京兆

府張中孚為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節制陝西諸路

軍馬先是故書與舍人割地詔皆至長安而中孚匿故書不宣獨

拜金詔其間有斥廟諱及御名者軍民皆怒至是中孚上表待罪

上優容之乃有是命

張中孚事以胡世將所奏修入

詔諸州縣有隱寄財產及

假借戶名或立詭名挾戶之人限一年內自陳併歸一戶今日以

前人戶冒占官產令諸路漕司每三縣送有風力官一員逐一體

究括責比做隣近田舍立字租課令依舊佃賃仍限一月自首限

滿不首並許諸色人告陳將所寄隱財產依見行條法給賞其冒

占官產之人斬罪追賞外仍追理以前租課皆用中書請也 偽

武功大夫知宿州景祥上表賀即以祥和宿州

乙卯資政殿學士知衢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承奉即偽東京路轉運副使李侁乞歸田里詔放罪侁任偽庭

為殿中侍御史

丙辰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翌日亦行之自是四五

皆用此例

戊午秘書少監鄭剛中充樞密行府奏請官 是日東京同留守

郭仲荀入京城

己未親文殿大學士新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初綱奏辭新命上不許命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李誼草詔

